

離 婚

潘 漢 年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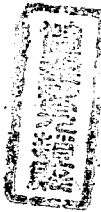
上 海

郁 文 書 局 刊



排悶消煩的妙法。就是于
以窗靜地。看小說。把情
緒悄悄。的送到夢中。確
是令人。社會的。一角。海。意。
感自身。受的。滋味。也許
比自己的。平淡。生活。更多。些
趣味。罷。大人。先生。能。以。說。的。麻。醉。
代替。大。烟。的。麻。醉。不。是。能。虛。幾。強。國。嗎。
—— 趙 痴 佬 ——

M.G
I246.7
612



目 錄

| | |
|-------------|-----|
| 自序..... | 1 |
| 離婚..... | 9 |
| 情人..... | 19 |
| 苦杯..... | 43 |
| 她和她..... | 55 |
| 求愛..... | 71 |
| 無聊人的半天..... | 81 |
| 白皮鞋..... | 89 |
| 混沌中..... | 103 |
| 情書..... | 140 |



3 2173 9293 9

先看完這篇

致 讀 者

這樣幾篇粗製濫造的東西，居然會騙得讀者諸君當它“短篇創作集”買在手裏，不是我的傲倖，也算不得我的光榮，老實不客氣的說，只是我掙扎在“生”的旋渦裏，爲了要騙錢用，不得不羞紅着臉，把幾篇東西，讓書局裏印出來與諸君相見。

去年陰歷年底，有一個寒雨霏霏的夜深的時候，我孤另的一人戰瑟着在馬路上沒有目的地亂竄，由四馬路棋盤街而望平街，由望平街而南京路

由南京路往西走去，一直到了跑馬廳，忽然一陣幽揚婉轉的批牙娜和梵亞玲的合奏聲，傳入我的耳鼓，在這樣細雨霏霏，寒夜孤獨，徘徊街頭不知所歸的我，受了這音樂的刺激，忽然停住脚步，抬頭向卡爾登樓上跳舞廳看去，啊，雙雙男女的舞影，像活動畫影般的映在卡爾登樓廳的薄紗窗帘，我不禁呆呆的站住，仰頭癡望着那男女雙雙蠕蠕顫動的黑影。

愛的表現？肉的顫動？醇酒美人的享樂？……我不知當時我的內心究竟是有些什麼感想？待我覺得冷氣逼人，兩腿僵硬失去知覺的時候，回頭過去瞧着跑馬廳鐘樓，已經是三點半了，我無可無不可的搬動着滯重的雙腳，走回大馬路。

這樣的深夜，在平日只是幾輛載着那些吸血鬼的貴族，豪紳，太太，小姐的汽車，在昏澹路燈之下的死寂的馬路上來往，然而，這夜我走到日昇樓街口，那幾間南貨店和糕餅鋪，居然還是放亮十足

的燈光，櫃台的週圍，人山人海，擠滿着配年貨的男女顧客。我向前走，到石路轉灣，這一帶地段最多的是衣莊鋪，他們也是家家照常營業，在店門口叫賣的夥計，特別提高喉嚨，放闊嗓子，拼命地叫喊，有的已經是白的口沫掛在嘴角，有的是汗水在額上淌着，有的是陣陣熱氣在頭皮上蒸發，而那些長袍短褂的中等階級，以及破衣衲衫的勞働者，男女老少，格外忙碌地在各衣店來往流動着，……這樣的將要過年的情形，居然使我回想到童年在家庭中眼巴巴的盼望過年的憧憬。

——回去吧，回去吧，經年在外漂泊的少年浪子呀！破落的家庭，還有白髮的雙親，弱小的弟妹；這時候，假如我回到家裏，他們將怎樣的歡樂！自從我十五歲立志要獨立謀生至今年二十二歲，已經有多少年頭沒有回去過年了！他們是年年在熱烈地盼望，然而終是年年的失望，呀，今年回去一次罷，不要再叫年已古稀的父母，在這冬殘臘盡的

年底，又是一次傷心的失望！……

這也奇怪，“家”在我的腦筋裏似乎早已消滅，雖然也常常想起我家裏的親人，但終未有這一夜逛馬路回來，對於家庭忽然起了一種強烈的繫念，急切的想望，想起幾年來有家未歸，颯然一身的流浪生活，更加使我悲傷。

已經到了十二月二十四日了，我竟不能抑止我“要回家”的勃發情緒，可是身邊僅僅剩下幾個角子，怎麼辦呢？我本來絕對不想衣錦還鄉，不過回去的路費以及出來的川資總要自己預備好；因此籌款的問題逼住我了。

書局的老闆見我常常介紹朋輩的作品要他出版，他從未見我自己把什麼集子去賣給他，他便常常對我講：“假如你自己的作品要出版的時候，無論我書店裏如何窮我可以借了錢來買你的稿子”。他要拒絕我所介紹朋輩的作品的時候，他老是露着這種友情很深，難得起我窮小子的表示。

因為書店老闆曾經這樣的多次引誘我，在我正要歸家而無錢的時候，便想湊本集子騙他幾元錢，於是發狠埋頭在燈下寫我一個長篇小說，誰知不幸得很，一連寫了幾個通夜，還不滿四萬字，第四日白天照例要睡覺時，却睡不着了，腦袋昏昏沉沉精神恍恍惚惚，走在路上有氣無力，臉色也蒼白起來了，原來“頭風”的老毛的發足了！糟糕，滿懷的希望，付諸流水似的消逝了。就是這一天，我走進書局，老闆問我長篇小說寫好沒有？我只是搖首，搖首！

“你不是發表過幾篇短篇了嗎？不如把短篇湊集一個單行本賣給我們吧！”

爲了要達到回家的目的，居然把幾篇自己不願意再看的短篇真的賣給書局了！

錢，錢，錢，我爲了你，居然又辣辣的紅了一次臉！

前面寫的一大堆空話，僅僅說明我去年是缺少錢回家，把這幾個短篇拿來騙錢的原委。在另一方面，似乎我是怕所謂批評家把這本東西要罵得“狗屁不行”，故意說明要騙錢的原委來做擋箭牌，換句話說：好像我在預先乞人原諒。假如批評家和讀者要這樣看時，老實一句話，壓根兒你們自己辱沒了眼睛！

這幾篇短篇之無藝術之可言，以及造句之濫而不純，天生是鄙人犯了一般人之所謂：天才不足，缺少煙土批里純。我雖愛好文學，但沒有工夫研究文學，我歡喜寫作，但我不想成什麼家，所以裏面的東西是自然主義乎。浪漫主義乎？寫實主義乎？個人主義的文學乎？革命的文學乎？有階級的趣味作品乎？……我自己做夢也沒有想到究竟屬於那一派那一項！我只是想寫的時候，提起筆來畫符似的寫下，懶得再寫的時候，放了筆桿就幹旁的事，因為這樣，所以我開章明義承認是“粗製濫

造的東西。“人家說文學的作品，要得着充分的煙士批里純，再一字一句的經過煅煉，珠圓玉潤的寫下，不錯，人工綉花，應當是磨細的手工夫，但是用機器印花，完全想要簡而捷，產物的背景完全不同了，假如有人要把兩種不是同一時代的產物，用一樣的眼光來批評，根本就評不出什麼玩意兒來的！

我用毛筆寫小說覺得太嫌來不及我嘴裏所要說的話，所以我用鋼筆比較快一點；寫着正楷覺得沒有簡體來得那麼方便；雖然文言換了語體文，但是始終不是語言一致的文字，我感覺得流行在紙上的語體文，還是達不出我們真實的心意，……我寫作時，常感覺到這些，歸納起來講：胡適之流所謂文學革命後的方體漢字白話文，在鄙人還覺得再有革命的必要，急切革命的必要！

可憐，可憐！我心裏要寫成的小說，終於還是鄉下人看不好的機器印花布，當它是人工蹙腳的

繡花布，只有我自己知道：毛病是在機器之不健全。至於機器印花布好歹的批評，那更不用說，機器印花布的批評家還未生長！

啊，這幾篇“粗製濫造的東西，”是一個想用機器印花的起碼工人用蹩腳不健全，尚未改良的機器印成的！——這是沒有辦法，我再打一個譬喻吧：我寫在原稿上的簡體便寫字，印花書上的依然是宋體古寫！

畢竟我對讀者抱歉，我終騙了錢回家去一次！

今年重行來滬，書局老闆說這本書尚缺字數很多，除另作一篇“白皮鞋”加入外，又在此拉雜嚼噏講了一大堆，為的是要湊湊字數，嗚呼哀哉！工資奴隸，以及財產可以霸佔私有的社會制度之下，金錢咄咄之逼人也！

寫完湊湊字數的本篇，無以名之，名之曰：

“致讀者”，！

一九二八，三，三，夜一時，序於上海。

離 婚

一個法庭的審判廳上，公案前面站着一位二十四五歲的婦人，她穿的白夏布上衣，黑色的紗裙，頭髮往後梳得光亮平服，一個橫S髻，掛在她的腦後，臉上似乎擦過薄薄的一層白粉，眼睛和鼻子都生得俏巧，嘴唇充滿着血色的鮮紅；她正在訴說控告的原因。

法官端坐在公案的後面，臉龐圓圓胖胖的，嘴唇上生着八字式的短鬚，倒一些也沒有普通法官那種凶相，他的眼梢嘴角時時顯露着笑痕；所以那

個婦人訴說的聲調由輕微而響亮，從緩和而急切。坐在法官右旁的錄事員，正低看頭捏着筆桿忙着一字一語的記錄。

旁聽席上，坐滿了旁聽者，甚至有幾位先生已經沒有坐位，站在後方；他們都悉心靜氣，好像在大會場上聽學者演說的一般守秩序，很安靜。被告席上，坐着一個青年，穿的是灰色府綢大褂，背面起了許多縐紋；他的頭髮蓬亂着，頭部向下低低的垂着，臉上是急躁，不安，惶恐的表情；那位站着訴說的婦人的一字一語，都在震顫他的心坎；我們知道這位青年是不幸的被告者了。

那位婦人訴說完了，端端正正的站着，似乎恭候法官的裁判。法官笑容可掬的開始逐一質訊：

“那麼你控告的目的，是請求和你丈夫離婚？”

“是的，法官！我希望即日離婚。”婦人的答覆：

“據你訴說已經結婚三年了，怎麼到三年後的今日，才覺得有離婚的必要呢？”法官又質問她：

“這是不得已的事情，挨到今日，我再也不能忍耐下去；唯恐愈拖愈長，所以亟亟要提出離婚訴訟”婦人的答覆是毫無遲疑，出語也很迅速。

“你們結婚的三年中，他有虐待你的事情麼？”

“沒有，一點也沒有，一向是很和好的！”

“這樣說來，你們是很有愛情的，爲什麼忽然要離婚呢？”

“不，法官，我始終沒有愛過他！愛與和好是兩件事！請法官注意，結婚之前到現在止，我始終對他沒有愛情！”

“對啦，沒有愛情的婚姻，不宜成就，既成就了三年，他又沒有虐待你的事情，就不能要求離婚。法官說這話的時候，非常沉重。坐在被告席裏的那個青年也抬了一抬頭，好像得着莫大的安慰。

“過去的三年不必說，現在我覺得有離婚的必要，理由是我同他毫無愛情，再不能同居。”婦人着急起來了，所以音調也沒有先前那樣的溫和。

“以前沒有愛情，你們曾經同居三年；現在還是沒有愛情，怎麼又不能和好同居呢？要知道離婚是件極不幸的事，勸你不要輕易嘗試！”

“法官，我已經說過了，就是因為現在再不能同居下去，過那沒有愛情的生活，所以要請求你離婚的”！

“然而，我很願意知道你現在不能和他同居的理由。”

“法官，請你原諒，我有難於明言的隱衷。”婦人說的時候，兩頰飛漲紅潮，頭也漸漸的低垂下來。

法官知道這是一奇離奇的離婚案，他微微的現出笑容，看了婦人一眼；就叫婦人退下，接着喚那位被告前來。坐在被告席裏的青年，已經沒有先前那麼頹傷了，然而他臉上還是籠罩着灰色的憂愁；他站了起來，離開坐位，低着頭走到公案之前。旁聽席中的先生，太太們，都注意着那個被告丈

夫，甚至有幾個人站起來踏着腳跟，伸着脖子注視他。

法官還是那麼溫和可親，微微笑着問他：

“尊夫人要和你離婚呢，你的意見怎樣？”

“不，我無論如何不願意！”青年的音調有些窘沮。

“她對你沒有愛情，怎麼辦呢？”

“我很愛她！從結婚到現在，一直是很愛她！”青年的頭還是低低的垂下，說話的聲音還是懶懶的缺少氣力一般。

“她現在不願意和你同居了，你還是愛她麼？”

“還是愛她，我格外要愛她！”

法官笑了，把右手撚一撚鬚鬚，好像沒有了主意。

法庭上靜默了三分鐘光景，那個青年遍體在發燒，血輪的運行，好像決口的流水；心弦的緊張，好像箭矢待發的弓弦；在這一剎那的沉寂中，他幾

乎哭了出來。

“夫婦雙方要有愛情，纔可同居，現在她非特不愛你，而且自願離婚了，這是沒有勉强的可能！”法官開始破了靜默的空氣，對被告說。

“但是，他雖不愛我，已經同居三年了！”

“過去的事不必再說，現在是給你一個機會，你好去找一個你愛她，她又愛你的女郎來結婚，我敢斷定，將來的生活比現在格外有趣。”

“法官，再要結婚，並不像你所說的那麼容易，當初我費了好大的勁，和她結婚纔滿三年；她已經在提出離婚的要求了，我那有勇氣和能力再求另一個女郎來和我結婚呢？”這是很能動人的可憐音調；法官聽了，似乎也在感動，他的雙眉緊緊繃了起來，擱在公案上的兩隻手，無意的交合在一起，搓着，捏着。

“好吧，請你暫時退到候訊室裏去，我要單獨提訊你的夫人。”

那個青年跟着兩個警吏，退出了法庭。那個婦人又站在公案的前面了，法官對她說道：

“我看還是不要離婚的好，你的丈夫很愛你吓！”

“法官，我一點也不愛他，有什麼好呢！”婦人的答語是這樣的直截。

“你現在離棄了一位很愛你的丈夫，將來不後悔麼？”

“後悔？——不，我無論如何不會後悔！”

“好了，現在他已不在：你究竟爲什麼不得不離婚，把你難於明言的隱衷對我講來，才好判決。”法官輕輕的告訴了她。

她起初回顧着旁聽的人們，似乎躊躇不安；法官銳利的目光逼着她，她終於張了張胆子，低低的告訴法官道：

“我是始終不愛他的。當初本來不願意和他結婚，只因爲另一位我愛他的男人，一時不能和我結

婚，我們私自商議妥當，決定聽從父母的命令，和現在的丈夫暫時結婚。”

法官聽到這裏，便色立刻變了莊嚴，截住她的話頭，嚴厲的問道：

“你另外還有一個丈夫麼？”

“不，你聽錯了！”她依然輕微的，有條不紊的繼續說下去：“我，只有現在的一個丈夫！不過我是另外有愛人的，當我父母強要我和現在的丈夫結婚時，我的愛人恰巧到南洋去了，我打個電報問他怎麼辦，他復電說不妨暫時聽從父母的命令，等他回來後再行離婚；他現在已經回來了，所以我再也不能和一個沒有愛情的丈夫同居下去。”

非特法官聽了詫異，坐在旁邊的錄事員也停了記錄許久了；同時旁聽席上早已發出呵呵的笑聲，切切的私語。

法官靜默了一忽，陡然向她道：

“這是犯法的！你知道麼？”

婦人一點也不驚慌，臉上反露出了笑容，說道：

“沒有的事，我那位愛人就是一位律師，他告訴我：法律上沒有歸定無愛情的結婚是犯罪；另愛上了人，要和原有的丈夫離婚也不觸犯刑章。法官，現行律不是規定結婚自由，離婚自由的原則麼？”

這是出乎法官意外的事，知道沒有挽回他們不離婚的可能了，便滑稽似的對他笑道：

“我說你犯法，不是指法律來講；我說你的良心却是犯了法。離婚當然准你，不過你要賠償你丈夫的損失費。”

婦人聽了又喜又驚，高聲嚷道：

“什麼？那有女人賠償男人的損失？我和他已經無愛情的同居了三年，我的損失纔算重大哩！”

旁聽席上頓時又起了一陣笑語互作的聲音，好像電影院裏開演卓別靈笑片那麼嘈雜了。

那個被告的丈夫也從外面走了進來，他的臉色變成青灰，額角上滲出粒粒的汗珠，他行走時有些不穩；走到法官面前，一字一字像蛇行一般的問道：

“怎樣？你已經准許離婚了嗎？”

一九二七，九，二三夜，上海。

情 人

“誰哄你！我真的需要一個情人！”

H先生的客廳上，有兩個中年紳士模樣的人，圍着圓桌子喝酒，桌上擺了個碟子，二盤菜，每人面前擺着一個高脚琉璃酒杯，黃色的牙筷，一瓶白蘭地放在主人的一邊。

那個穿馬褂，戴玳瑁邊眼鏡的是主人H先生，似乎已經有點酒意，兩頰泛出紅光，說話的聲音較平素高亢，興奮。在他對面的客人，——N博士穿

的西裝，一個三角形的面龐，嘴唇上生着短短的黑鬚，頸項上的硬領不很潔白，配着一個黑色橫領結，還能保存他留學生的風儀。他似乎很能喝酒，擎住琉璃杯，咕嚕，咕嚕不住的喝着，臉上沒有一點異樣的顏色，——依然蒼黃。

“不比在巴黎呀！H，正式夫妻以外要有情人，咱們大中華人是做不到。”N博士放下酒杯，提着筷子在空裏繞了一個圈，對H先生說。

“這有什麼關係，需要情人，是古今中外一體相同的。”H駁N：

“我不是說你不應當需要情人，我的意思，第一是有婦之夫在中國不容易找到情人；第二，譬如尊夫人，是有夫之婦，他敢找情人嗎？”

“普天下那有不愛找情人的女子？”H憤憤然，否認N的論理。

“好，尊夫人要不要情人，與你的問題不生關係，我們不必研究”。N把筷子夾好的一撮肉鬆，塞

進口去，嚼了幾下，伸一伸頸項，咽了下去，又繼續說：

“我再問你：尊夫人許不許你另找情人？”

“這是什麼話，要找情人；還先要和太太協議進行嗎？哈哈，這樣倒不是找情人，是討姨太太啦！”H說了，又冷笑一陣。

N端起酒杯，又咕嚕的喝了一口，說道：

“然而我還不明白，尊夫人雖不是如花如玉的二八佳人，至少豐姿綽約，嫵娜可愛的半老徐娘，難道你還不滿足嗎？像你我的年紀，要再找一個多情的少女，恐怕終於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

“欸，你還不像到過巴黎，逛過玻璃房子的洋翰林呢！”H的臉上比較先前又紅了許多，額角上現出幾粒汗珠，大概是因為酒性強烈。他站起來，脫去馬褂，扔在靠窗站的沙發裏，仍舊回到席間坐下，把兩隻袖口捲了一捲，繼續對H道：

“物舊則厭，情久則淡，不是什麼漂亮不漂亮

的問題。你想，孩子已經三歲了，她整日地忙東忙西，不是當心飯菜的好歹，就是留意孩子的冷暖，我所需要的女情安慰，在她身上求不到了，雖然她依然是美麗的少婦。我感覺內心的空虛，心意的煩惱，她再也不會像以前那麼安慰入微，叫我的心如熨斗熨過一般的伏貼。現在只有找一個情竇初開的少女，不，不一定少女，或者春情正濃的少婦，我想，她們的一字一語，一言一動，都能給我莫大的安慰。你相信嗎？N，假如你能够叫你的夫人給我介紹一位密斯，我相信我的著作在一個月之內都會脫稿的。”

“你不怕尊夫人喫醋嗎？”N 停住筷子笑問H。

“哪哩！前天她也曾對我說，假如一個月之內我真的能够把這部‘唯情哲學’下卷脫稿，她也很願意我有個情人的。”H先生非常得意，舉起玻璃杯又呷一口酒。

“假如有了情人，就能完成你的著作……”N

博士的話還沒有說完，H夫人抱着一個三歲左右的孩子由裏面走了出來。她是二十七八歲的模樣，穿的元色嗶嘰的夾襖，黑絲的裙子拖到穿着黑皮高跟鞋的腳背上；圓肥的臉上，雖沒有塗粉，細膩的皮膚，還保留着她的青春逝過未久的風姿。

“你們在高談闊論什麼大問題？”他走向H先生身邊微笑着；N博士把筷子放下，欠了欠身子，對她道：

“嫂夫人，今天我又叨擾了你們的酒菜，我們正在講H要找”……

“H不待N說完，在桌底下把腳用力踢着N的腳，於是N的話不終而停止；H便歪着頭對他夫人媚笑一下，說道”

“他正在說你做菜的手段很高明，過日要叫他的夫人來拜你爲師！”

“真的，真的，嫂夫人做的菜，樣樣合我的胃口！”N接着也對H夫人說。

“我們要喫飯了，你也來一同喫罷！”H唯恐剛才說的話還不够掩塞，又補上兩句。

“N先生不再喝幾杯酒嗎？你是宏量。”H夫人向N說。

“多謝，我已經半醉了！”

“好罷，讓我去叫他們盛飯來。”H夫人說完，又走了進去。N把頭伸向門口看了一眼，回頭對H笑道：

“好險！”

“還好，大概沒有聽見”H自己也笑了一說。

二

大約沒有一禮拜吧，H先生手裏捧着一封女人的信，獨自在書房裏，躺在沙發上又驚又喜！

碧綠的布紋信封，粉紅的桃花信箋，他看完了信箋上密載着娟秀勻淨的字跡，心裏感着說不出的溫柔，難以形容的甜蜜，同時心上也不住的忐忑

作楞。他把信封信箋，不住的反覆細看，覺得信紙上隱約有股芬芳如處女的香味，觸進鼻腔；他紅了紅臉，把雙手捧起那張桃花信箋，吻了一吻。

他低着頭不住的想：

——她意字體好熟呀，我似乎在那裏見過的，可比我夫人的還要秀挺，端整！……

——汪靜姑，——咳，這名字也不陌生；她說她認識我好幾年了，要不是前幾年我去教書的G女校的學生？

——她大概還是個處女，求愛的情很熱切哩。

……

——沒有寫明住址，覆信由郵政信箱 105 號轉，大概她害怕家裏人知道……

——她已經曉得我結過婚了，但是她說始終愛我的；她又說對我沒有什麼過分的要求，只要我肯接受她的愛。……

——那是不易得的機會！努力，要努力向她進

攻！

H先生的意志決定了，便站起來走去把書房門拴上，坐到寫字檯旁開始寫覆信，他恢復了十年前與他夫人第一次通信的情懷，文學家的筆法，熱情噴發的詞句，若即若離的表示，……他用盡了他寫情書的能力，在悉心靜氣地寫覆信。

“咁，咁，”有人在敲門，他狠聲的問道：

“誰？”

“我”是他夫人的聲音：“N先生來看你。”

他怒極了，正在他寫情書的時候，有不速之客來攪擾。他把筆向桌上一丟，但仍舊坐着不站起來，回答他夫人道：

“你不知道我正在編，唯情哲學，嗎？哪有功夫閒談！你去對他說不在家算了。”

“好罷，我去告訴他就完啦。”他夫人的腳步聲音，漸漸的聽不見了。

他拿起筆來，笑了一笑，又繼續的往下寫。

這是他自己也想不到的事：將近三十歲的人，還能夠寫出這樣一封動人的情書來。他想汪靜姑女士接到這封覆信，一定要益發迷戀他，瘋狂般的愛他！他又把汪靜姑的來信仔細地讀了一遍，如那教徒讀聖經一般虔誠讀了一遍，在汪靜姑的署名處，又重重吻了一下，桃花信箋上，不料潮溼了一大塊。

.....

晚飯時，他和夫人對坐在客廳電燈下面，桌子上雖然陳列着許多很好的菜肴，可是他心不在焉的喫了一盤，就對他夫人說：

“我出去一趟就回來。”

出了家門，一直向右手馬路上走去。走到路旁矗立一座郵筒的地方，站住了。他左右迴顧一下，好像怕誰看見似的，纔把揣在胸前衣袋裏的一封信，很仔細地塞進郵筒。

她一步步的踏着回家的路上，曾經回過頭去

看了看立在那路旁的郵筒。他想：明天這時候，覆信已經到了伊人之手。

他回到家裏，夫人剛喫完飯，她問他：

“你到那裏去的？”

“看朋友。”

“這樣快就回來了？”

“朋友不在家。”

他笑容滿面的倒在沙發裏，吸着烟捲，氤氳一縷一縷的圍繞上昇。女僕在收拾盥篋，夫人抱着孩子在逗玩笑，他覺得室中的空氣較往常不同，不論是燈光，不論是陳設，就是女僕收拾盥篋的動作，都十分和諧，有生氣，好像春蘭的馨香，吹進了客廳。

他的夫人回過頭來見他笑孜孜的躺着，他的舒展閒散的態度是她近來第一次所見。

“今天編了不少吧？”夫人問他。

“編什麼？”他不曉得夫人問的是什麼。

“你正在編輯的那部‘唯情哲學’。”

“噢，是的，編了三章。”

“很多呀。究竟什麼時候好脫稿？”

“大概很快了！”

三

成績真不錯，還沒有兩星期，他寫字檯的抽斗中，已經藏了許多汪靜姑的情書。自然，他的覆信也寫了不少。

這幾天，他又感覺到熱情的迫切，覺得候她來了一封信，再覆她一封信，相隔的時間真太遠，他希望每天能夠收到她一封信纔能滿足，於是不候她來信，便自己每天寫了一封信去。現在汪靜姑來的信已經不稱他“先生，”改稱“哥哥”了，他給她的信，自然也是“靜姑妹妹。”

這樣的又過了一星期，他對她的熱情，像暮春到初夏的氣候，一天一天的熱了起來，現在簡直覺

得寫信還不滿足，雖然來往的信上，都充滿了“親愛的，“我最親愛沒有的”字句，他依然感覺空虛，煩惱，他想愛情到了這個程度，不是通信能夠滿足的，於是他又寫封信去要求見面一次，他這封信是這樣寫的”

“我的靜姑”

現在我對你不是把親愛兩個字能夠表現我的熱情。我好像是一隻被你薰醉了的鴿子，覺得世界上除你和我以外沒有什麼存在，真的，雖然我每夜抱着我的夫人，但是我早已把她當做你了，當做我最親愛的靜姑了！可是她是她，你是你，究竟有個分別，到我睜開眼睛看着被我抱在手裏的是她，你知道我是多麼悲哀！

親愛的靜姑，現在我的靈魂沒有一時一刻不飛在你的身邊，我覺得週身的血液在火燒，沒有一刻的安甯。你救救我

吧，救救一個靈魂被你燒焦的我吧！

靜姑，我們沒有見過一次，你可知道我心中是多麼切盼一次的相會呀！我相信，我見你之後，一定會抱着你的頭痛哭，將我胸中日夜的積懣，盡情地告訴了你。

靜姑呀，你什麼時候有空？約好一個地點，讓我倆相見一次，在公園也好，在電影院也好，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好，只要說明了地址，和什麼時候。我親愛的，希望你愈早愈好！……”

這封信寄出去以後，他沒有一刻不在預想他和汪靜姑女士見面後的情況，並且化了很長的時間去猜想汪靜姑是什麼樣子，穿什麼衣服，怎樣打扮，說話是怎樣的柔順，她的眼波是怎樣的美麗。

又過去了三天，她的覆信還沒有來，他真等得焦灼萬分，每頓飯也少吃了，神色不很好看，不常和他夫人說話，他覺得夫人一開口，就是像一根長

刺，戳進了他的心窩。她的夫人見他終日悵鬱不樂的神氣，常對他講：

“你每天少寫一點唯情哲學的稿子吧，遲些時候脫稿也不要緊。我看你瘦了許多，爲什麼要這樣辛苦？”

他聽了夫人這樣的蠢話，益發生氣，然而想到夫人還以爲他每天在寫稿子倒又不覺好笑，所以也老是這樣回答她：

“好人，你曉得什麼，遇到哲理深奧的地方，常常要費盡心血去下解說，當然是很辛苦的事。”

於是夫人也對他笑了一笑。

他盼望汪靜姑的來信，好像孩子等待爸爸買糖菓回來的一般急切。白天裏面常常注意着門前綠衣人的踪跡，晚上居然爲了盼切過甚的關係，做起夢來。

他似乎得着了汪女士的來信，約好晚上在F公園假山背後相會。晚膳後，他一人悄悄的到了F

公園，園中很靜寂，點點燈光，非常黯淡，他攝手攝腳走到假山背後，她還沒有來，便找着一張椅子坐下。不久，輕微的高跟皮鞋聲，和繚繚的衣裙聲，漸漸的近了，他想一定是她來啦，心上不住的狂跳，想站起來迎接，可是因為沒有見過，唯恐差錯，於是還坐着等候。

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少女，穿着短襖長裙，烏雲似的頭髮，堆在頭上，珊珊的走到了他面前，他的呼吸漸漸的急促起來，臉上狂燒般的發熱。

“密斯汪，”他站起來喊了一聲，果真不錯，是汪靜姑，她聽見他在喊她便加快脚步走過來，發出黃鶯似的嬌聲：

“H先生嗎？累你久候了！”

兩人並肩坐在椅子上，她身上發出來的香味，益發叫他的呼吸急促，半晌說不出話來。他在暗中很仔細地看了她一眼，鵝蛋的臉兒，秀長的雙眉，美麗的眼睛，櫻桃似的雙唇；他忍不住了，伸過手

去握着世的手，顫顫的說：

“靜姑，假如今天再不相見，我要病倒了！”

“是麼，我也很想見你一下，有許多的話不是信上所能寫的！”

“什麼話呢？告訴我罷！”他向她靠攏一點，她的頭動了一下，蓬鬆的髮髮，拂着他的臉部。

“說呀！”他又催促她，同時把一雙手伸過去圍住了她的腰部，她偏着頭看他一眼，上體忽然倒向他的胸懷，一雙手也勾住了他的肩膀。

“哥哥！”她嬌聲的叫他一聲。他不曉得如何是好，身子軟軟的像棉花一樣，不自然而然，他低下頭去，另一隻手又挽住了她的頸項，把嘴唇湊向她的嘴唇深深的吻了幾吻，又低低的叫道：

“妹妹！”

拍，拍，忽然他覺得有人打他的臉，睜開眼睛來一看，他的嘴靠近他夫人的頭部，她噙的一笑，問他道：

“誰是你的妹妹呀？”

他感着說不出的羞愧，被夫人打了一掌，又有說不出的懊惱，然而沒有辦法發作他的怒意，把頭離開了她，翻過身去又闔上眼皮，想繼續這個好夢。

四

這天傍午時候，他的夫人拿了一封信給他，他沒有接過來的時候，便看出是汪靜姑的來信了。他拿了信，像拾着寶石一般的喜歡，便背了夫人獨自躲在書房裏去拆看。這一來，真把他喜得發狂，原來是汪女士約她今晚八時在留芳旅舍十五號相會。

他把信看了一遍，又一遍，唯恐看錯了一般。他摸出錶來看的時候，十一點半，他想到晚上八點鐘還早呢。他自己也不得曉怎樣度過這七時半的空時間。

午後四時，他的夫人換了簇新的衣服，拿了一個時式的錢袋，要出門去的樣子，他問道：

“你到什麼地方去呀？”

“我到母親家裏去。不回來吃晚飯了。”

“真巧，今晚^N請我去喝酒，八點鐘我也要出去的。”

他的夫人沒有理會一般，逕自出門去了。他又忙着到房裏去打開衣廚，拿出好幾件夾袍，一件件的看，比較哪一件入時，哪一件合身。把夾袍放開，又在牀下拿出一雙橡皮底的花鞋子，看了一眼，鞋頭有一個很小很小的破洞，便丟下又去拿出一雙棕色皮鞋，先用刷子刷光了灰塵，再用鞋油很仔細的塗着。費了很多的工夫，纔把皮鞋塗得光亮，和新的差不多。接着他又在衣廚裏拿出一身潔白的襯衫褲，把身上的衣服脫光，披上了浴衣，走入後房的洗澡間去了。

將近六點鐘，他的孩子在奶媽手裏忽然大哭

起來，不住的“媽媽，媽媽”的嚷着，他從奶媽手裏把孩子接過來抱在手裏，這孩子倒乖，落在他父親手裏便不哭了。他抱着孩子在客廳裏來回的走着。

過了半點鐘光景，他心裏漸漸的焦燥了，便把孩子交給奶媽，不料孩子一離他的手，又哇哇的大哭，他沒有方法，只好把孩子再抱在手裏。

又過了半點鐘，他忍不住了，便再把孩子交給奶媽，誰知這個討厭的小東西又哭了起來，他掏出鏡來看看，已經七點一刻了。孩子還是不住的哭着吵着，他狠狠的打了他一個嘴巴，說：

“我去找你的媽回來！”

三歲的孩子，他又不懂他父親的話，益發哇哇的哭個不休。可是他看也不看的拿了帽子就出門去了。

原來他早預先算好的，七點鐘先到理髮店裏去修髮，再到留芳旅舍去會汪女士剛好。所以他走出家門，雇的一輛車子到留芳旅舍附近的理髮所

裏去了，

他理好了髮，不過八時一刻，他在鏡子裏端詳了一回，覺得年紀青了不少，還是一個很優秀的美男子，可是他恨理髮匠今天太吝嗇了，給他香水噴得太少。

留芳旅舍是個貴族的紳商行臺，他想汪靜姑約他到這裏來相會，她一定是個貴族的閨秀無疑。他走進旅舍，心上又不住跳動起來。

在樓上找到了十五號房間，房門是掩着，門口那塊黑漆的姓名牌上寫着汪女士三字。他很斯文的敲了敲門，便聽得裏面有人走來開門。奇怪，房門開了，沒有燈光，黑漆漆的，只是一般強烈的香味，觸了他的鼻管。

“H，我等你許久了，”他站在窗門口，被一雙纖柔的玉手拉了進去，順手把門推上，他被挽抱着在暗中一步步的走向右邊的沙發裏坐下。他正要問她爲什麼不開燈，不料話還沒有說出口，她緊緊

抱着他，兩片滑膩的嘴唇，緊貼着他的，頓時使他熱情狂燒，也緊緊把她擁抱在胸前，忘命的親着嘴。

“哥哥，你把我想煞了！”這是她的聲音，他向來沒有聽見過這樣嬌柔動人的聲音。

“妹妹，今天我們盡情的暢敘一宵罷！”他又低下頭去吻她。

“我們何日再敘呢？我的哥哥！”

“任你，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

“但是，我總不能如你夫人一般的愉快呀。”

“不要這樣說，我的心裏只有你；我的整個靈魂都交了給你！”

“不見得罷？”

他覺得她這句話，說得非常妬嫉，悲惋，便再緊緊的把她抱住，說道：

“妹妹，你放心，我的愛全注在你一人身上，除了你世上沒有我愛的第二人！”

“不要這樣說，我只要你能够把你初愛你夫人的心來愛我！”

“不啻，我愛你十倍於當初愛我的夫人！”

“真的嗎？”

“真的！”

“你要永遠把十倍當初愛你夫人的心，來愛我的！”

“我一直愛你到這個世界毀滅！親愛的！”他說着又低下頭去吻她的嘴，吻她的臉，吻她的眼睛，吻她的頸項，他瘋狂似的吻着她的各處。他覺得一生她再沒有比這刹那的榮幸和愉快了！

“你還沒有晚膳過吧？”

“是的，你呢？”

“也沒有，等你呢，你放我起來，叫茶房開兩客西餐來吧。”

“很好！”他放鬆了手，實在也急於要看看這個愛人是怎樣的美人兒，希望她馬上就去扭亮了電

燈。

她輕燕般的疾走，跑到電燈的開關處，開亮了電燈，他睜大眼睛望去，呀，是他的夫人！

“你剛才說的，你的愛全注在我的身上了！除我以外，沒有第二個人可愛的，是不是？”他的夫人笑得十分有趣，走向他身邊，挨緊了他坐下。

他漲紅了臉，只說出一個字：

“唔——”

一九二七，十一月六，夜，上海。

苦 杯

“親愛的，你爲甚許久不來信，你可知道我是怎樣的悲傷與惆悵？”

倩影，你還記得嗎？三個丹以前，因爲我置身營幕，軍書旁午，偶爾忘記兩星期沒有寫信給你，你不是曾經寄了一封快信給我，開端就是這樣寫的嗎？想不到現在我要第五次用你信上的開端，來轉問你了！

不知道是上帝故意要如此的作弄我呢，還是我生就的命運應該永遠啣住這個苦杯？我細算你

最末一次給我的信，到今天止，相距已經四十五天了，那時還是炎熱的署天，我記得你的來信，問我喫過幾次清涼甜美的西瓜，這個病院中有沒有可厭的蚊蟲打擾；現在却是金風瑟瑟，秋涼的天氣了，你的信還是沒有來，是不是前途又發生了障礙？

倩影，在這四十五天的中間，我查看我的日記，這一封信不算在內，我給你的信已經有十二封，電報三個；難道你做個極簡單的回覆的可能都沒有了嗎？你看了我這許多信和電報，你要說法回我一次信的理智都沒有了嗎？我想，他們無論如何的兇狠，刻毒，你要瞞住他們寄封信，總是可能的，然而我竟收不到對隻字片紙的答覆，究竟爲了什麼嚴重的問題，要使我如此的挨苦呢？

本來，我們這種秘密精神結合不敢公開的局面，只要稍稍受了外來的襲擊，過去的一切，未來的希望，都要成爲水面上的菱花，燄火中的幻影！

但是把最近一次的重重圍困，你居然能夠衝殺一條出路看來，似乎回我一封信的能力，無論如何你是做得到的。究竟這四十五天中發生了什麼問題，把我倆的消息要隔絕起來？要不是你所說已經解決了的問題，依然是沒有解決？你所說的已經衝殺得一條出路，恐怕還是哄我的吧：

難道他們已經知道我回到這流來了嗎？所有的信件都被他們扣留起來了不成？然而我後幾次的信寫得異常小心，我敢說一絲破綻都不能被他們找出，再也不相信你是收不着我的信！倩影，日來孤臥病榻，置身重重疑雲之間，已不知歡樂與苦痛有什麼分別，絕望與悲哀是怎樣的滋味！枯竭的淚源已如大旱的涸泉，再也沒有滴滴的涓流。

我很失悔，當我們在東江戰敗，我受了這一點創傷，就規避軍事的工作，回來就醫。現在他們不是又奪回了東江，殺向前去了嗎？我究竟爲了什麼，要離開那些共患難的同志們，丟棄了夙昔的宏

願，回到這裏來呢？與其今日在這種絕望苦悶的生活裏掙扎，何如馳奔疆場，出入鎗林彌雨中，做那毀滅這個黑暗世界的工程，和用我們的鮮血去洗刷人間醜惡的意務呢？倩影，你該明白當初我拋棄了工作，悄然返來的用意呀！

可恨，我的命運是這樣的不濟，本來很輕微的創傷，回到這裏，反而加重起來，以致現在還是輾轉禁於這間枯寂，冷落的病室中！不然，我至少能够隱沒在你的家鄉，打探你的近況，好知道竟究爲了什麼不能給我一封信。同時，我又恨我爲什麼這樣愚蠢，當初你要出來看我，我偏偏又拒絕了你，在當時，我是唯恐你貿然來此，恰逢我的行動未能自如，一切都不方便，以爲待我告痊之後，再圖歡聚，是正當辦法，安知落得今日音信杳然！

倩影，我們已經二年多沒有見面了，我相信那一次假如你不聽我的拒絕，竟然來看了我一次，什麼都解決了。我是知道的，我的性情是這樣的梗

直，在這未曾見面的二年之中，你受了我多少的委屈；爲了我，又喫盡了人間的苦趣，真的，只要我們有一次的面敘，什麼都冰消雲散了。昔日的輕微猜疑，還成什麼問題；他們的阻難，陷害你我的計劃，更不成什麼難題！然而，愚蠢的我，竟把這個機緣錯過，以致有今日的失悔！

這或者是我的心病，可是在事實上，我對你這件事不能不起了一個極大的懷疑：我剛回到這裏，你告訴我你爸爸強迫你的婚事，已經完全被你推翻，不成什麼問題了。現在我想：恐怕是你要安慰我於病中恐怕所說種種是對我撒的慌，否則，何致今日音信不通，杳無消息呢？倩影，果真是這樣嗎？

這是我常常縈迴腦際的一個問題，我已是有婦之夫的男子，你正是待字閨中的處女，我究竟有多大的魔力，能够使的屈服在聖潔真純愛神的寶座之下？何況你所處的家庭是這樣！但是，我們五年來畸形的戀愛，就落得這一個收場？倩影，玫瑰

將殘，也不是花兒葉兒在剎那間一併的消逝呀！…

……

昨天傍晚時，我伏在枕上，一口氣寫到這裏，便昏然倒下，再也支持不住，整個的靈魂，似乎已經撕成片片，被人扔入狂飈浪作的大海，也不知道世界上還有你，更不知道還有我自己存在！

到我睜開眼睛看來，已經是黑夜展幕許久了，坐了起來扭亮電燈，床前擺着的稀飯已經沒有一絲熱氣，兩碟小菜也風乾了一般：看了看錶，才知道已經九點多了！腿上的傷處，也不曉得什麼時候看護又給我換了一次藥，綁上新的綁帶。無撫摸自己的前額，是炙手的焦熱；再在創口按一下，依然隱隱作痛，啊，舉目環視病房裏的空虛，再回顧榻邊牆上的黑影，長髮蓬鬆，兩肩梭梭，頹然的黑影：身世淒涼之感，又襲上心頭！倩影，久感孤獨之悲的我，在這時想起了你格外使我難堪呀！我的倩

影，你究竟爲了什麼，要使我陷入這個不可解說的苦悶深窟？我恨你，我刻骨相思的恨你！以爲這樣的突然遺棄了我，就能使我忘懷於你了嗎！

照理，現在我該走我早已決定下來的一條路了，不過在沒有得到你最後的宣誥，我還是甘心做幽囚裏面的無期徒刑者！因爲我現在還不知道我竟是你有心的負我，還是不得不然的偶爾隔絕。現在斷送了我自己，藉此了結五年來的孽債，本不足惜，萬一是出於第三者的作弄，使我辜負了你，我是不甘於心的。所以我還得苟延殘喘的活着！

咳，折瀝的秋雨，打上窗外的梧桐，偶爾還有一兩張枯萎的黃葉，隨風下墮，悉索作響，倒在病榻上的我，心境也和深秋天氣一般的蕭索了。倩影，一晌貪戀虛幻的歡樂，夢裏的安慰，到了今日，現實的境況，再也敵不過客病的悲愁！被我遺棄在家中孤苦零仃的月英，想到此刻倒和我一般的新愁舊恨，羅織在她的週身！她和我是同樣一個被時

代的犧牲者，可憐她到現在還不知道我的行蹤和生死。這有什麼辦法呢？我對她只有如對待普通人一樣的同情，從什麼地方生根，我能去做她的一個消磨生命的奴隸——丈夫？只怪我的能同薄弱，沒有會打破歷來社會所賜給人類的桎梏，救她出來，享受一點人生應得的幸福。可是我們不是正在追求應享的幸福嗎？結果也是這樣，倩影，你說我們究竟走錯了什麼路？

我想起了過去的一切，目下的苦痛，我是十二分的恨你！你既然在當初給我一種再生的力量，到現在爲甚又一聲不響的把我輕輕的拋開！倩影，我總覺得是你在借這個機會拋棄了我！

也好，我雖年華未老，青春却早已偷偷地消逝，現在鏡中照出來的我，是這樣的蒼老，憔悴，常是糾纏攀住恰如春花怒發的你，本屬荒誕，但願你珍惜你自己的春光！我還有什麼！過去的一切，好比握在拳裏的青煙，只要展開手掌，一縷煙痕，便

嫵娜上騰，什麼都滅亡了！自古來，已經有了傷痕的人生，能有幾人得慶再生。我，不是天才，不是上帝的寵兒，那能例外！倩影，不過你這樣的無音無聲的把我拋棄，我是不甘心呢！我爲了你的生命之力的給與，得再生於人世五年，現在果真又在你手裏毀滅，你似乎太忍心了一點。你還記得嗎？一個晚春的黃昏，我挽着你坐在北海之濱，而說：

“雲：萬一你要忘情於我，我是不甘澆滅心田的愛火，讓一個失了靈魂的軀殼走入墓墳，至少，我得要先毀滅了你，再與人世告別！”

倩影，現在想來，你那次的宣誓，正是指點我目下要如何做去的了！

是的，還有一次，我也曾經向你開玩笑似的說過：

“假如你到和另一個人結婚的時候，我一定十二分的興奮來恭賀你，並且要奉贈你們一件最好的禮物！”

你問我什麼禮物呢？我答：

「能够使你，我，他，三人同時葬身在禮堂上的禮物！」

倩影，難道現在真是我奉贈這個禮物給你的時候了嗎？……

剛剛看護告訴我，已經有四天不省人事了，她說我前幾天神經忽然狂亂，熱度增加到駭人的度數，胡言狂嘔，日夜不止；直到今天經我幾番的苦求，她纔准我伏在枕上繼續寫信。我不知道現在我究竟是在夢中，還是死了看看前幾天寫的信，也記不起是那一天寫起的，再看到第二天所寫，似乎當時確實在神經狂暴時，不然，何至於如此傷心，想起許多極可怕的事情來呢？我親愛的倩影，爲什麼到今天我還是收不到你的信？我相信現在真的遇着什麼意外了，否則，你不致於一封信都不給我呀！

假如你知道我現在的病狀，以及我渴想你來信的心境，你一定要流淚的！我的心的確像被一把銳利的鋼刀，戳了幾下，我也很願意早日辭去這個煩惱的人世了，祇因為得不到你最後一次的來信，或者一度的見面，儼倖的一絲希望，還是絆住我的生命。啊，我的腦袋是這樣的昏沉，捏着鋼筆的右手，是這樣的震顫，我雖有泉湧般的萬言千語，梗在喉頭，也難於抒寫！倩影，我唯一生命所寄的情影，你究竟遭了什麼不幸，不能給我一封信呢？

我們要有不幸的結局，我是早已想到的，然而要像現在各各不聞不問的生離死別，却不是我以前所能料及！是不是你早已安排好這一着？我不懂當先我為什麼有偌大的勇氣去從事殘殺同類的戰爭，而現在又這樣的沒有勇氣處置自己不可苟延的生命？倩影，以前你能給我愛的力量，叫我再生，現在我也需要你給我死的力量，叫我去死！你忍心看着是你救活過來的人，第二次擻擻的受磨難面

亡嗎？我倆也曾抱頭痛哭過，也曾相對狂笑過，却没有料到今日竟然生死不相關吧？唉，上帝，當我馳驅戰場上的時候，爲甚不殉在敵人鎗炮之下呢？

我也曾幾次極力想把你撇開我的記憶之外，把過去的五年，如夢後一般的遺忘，可是事實總不能如願，你的笑容，你的溫言，你的芳影，你的柔語，……在在牢記在我的腦筋，如刻版一樣的鐫在我的心田，沒有方法會把你忘記一時一刻，這或者就是注定今日我要捱苦受難的！

啊，愛情原來是一杯苦澀的聖醇！我爲什麼還是牢牢地把這苦杯擎住在手，要到何時何日纔獻還給愛之神呢？

倩影，我的心弦是這樣的急顫，腦殼是這樣的昏痛，再也不能往下多寫了！

我在這兒等候，等候你最後一次的來信！也只有像無期徒刑的囚犯，等候大赦的來臨！

一九二七，十，三，夜，二時，上海聽車樓

她 和 她

出吳淞口往長江上游駛去的英國商船中，頭等艙的大套間間，有兩個二十二三歲左右的青年，一個穿灰色嘜嘜西裝的青年，躺在靠門的沙發上吸着煙捲，他的態度是十分舒適安靜。另一個青年上身穿着深藍色的法蘭絨西裝，褲子是白嘜嘜，頭髮往後梳得光光的，他兩手插手褲袋裏，在套室中間空地上踱躑，徘徊，撮起了嘴唇，不住的“吁——吁”地吹着；雙眉時繃時放，似乎內心感到煩燥。

躺在沙發裏的青年，將右手取下腳在嘴裏的

烟捲，發出溫和的聲音：

“小平，你往下說呀，當你和那美麗的表嫂睡在牀上，不料有人敲着房門，你們便怎樣呢？哈，哈，是不是你表兄回來了？”

小平還是撮着嘴唇‘吁，吁’的吹着，來往的走着，最後祇是由他鼻腔裏發出“哼”“哼”兩聲，並不答復。

躺在沙發上的青年，面上露出好奇的笑容，又迫着小平往下說：“不是你久別不歸的表兄，就是她家裏淘氣的丫環，是不是呢？白天裏究竟誰人敲房門？——你往下講呀！棒打野鴛鴦，倒很有趣！”

小平忽然走近沿門右壁窗下的籐椅裏坐下，頭略向左歪，半沉着半滑稽的說道：——

你聽我講下去吧，當我正抱着表嫂百般溫存調笑，忽然聽見有人敲門，未免吃了一驚，也以爲我的表兄回來了，不然那個敢當少奶奶照例午睡的時間來敲門驚擾呢？鵲嫂不慌不忙的把我推開，

把頭偏向床外，發出似的由夢中醒來的聲調：

“誰呀！人家正當好睡，這樣死勁的敲着房門，有什麼天大的要事？”

門外有人答應道：

“奶奶，是我。平少爺在房裏不？剛剛郵差送來一張明信片，我送到平少爺房裏，他又不在，但是呢帽，手杖，外套都在，我想一定沒有出去，我以為他又在奶奶房裏講巴黎玻璃房子裏的法國姑娘的笑話哩。”

再也想不到敲門的果真是女婢阿菊，我想阿菊一定是看見我偷偷的躲進房裏來的，故意來敲門搗亂，我倒覺到很難為情；把手在鶻嫂腿上捏了一把，意思是問她：“被她知道了如何是好？”——鶻嫂使勁的推開了我的手，又舉起手來向我搖搖，暗示我不要動也不要響，她躺在牀上裝着發怒的神氣，說道：

“你這個死了頭，我睡午覺的時候，平少爺怎

麼會到我房裏來？要是他在我房裏談天，也用不着關起房門來了！”

她頓了一頓又繼續罵道：

“蠢貨，一張明信片也值得這樣大驚小怪嗎？你放在他房裏書檯上就完了，誰用你管他的閒事。”

我屏聲息氣的聽她罵着，她罵到第二段時，門外阿菊的脚步聲音在移動着，走開了。

我的慾火本來高昇到爆發時期，經了這一番驚擾，頓時降到冰點，正想起身溜出房門，不料她兩手緊緊的挽着我的頸項，她把她的嘴唇湊到我的嘴邊要我接吻：同時她的左脚使勁的壓着我的下體；她一面熱烈地吻着我，一面把身體緊緊的貼住我的身體，而且顫動的很厲害。我被她這樣一來，立刻跳出了驚恐的世界，回到慾火高昇到爆發的時期，我的雙手也貼住她胸前高而柔軟的雙乳了。經過這一剎靜默求愛的掙扎，她輕輕對我道：

“平地冤屈了阿菊，都是爲你呀！”

我道：“恐怕還是爲你少奶奶的體面她？”

“歹良心的，究竟是你自動的爬到我床上來的？還是我拖你上床來的？”她半嗔半怒的說着。

我也沒有再和她鬥嘴，只覺得她身上的肉香和臉部的脂粉氣，陣陣的飛入我的心坎，使我週身發出難於扼師的熱力，心旌搖幌不定，我終於把她的襯衫上的一排鈕扣，一個一個的解開了。啊，雙手觸着她的肌肉，是多麼的柔嫩，光膩，再看着高聳胸前的一對乳房，好像是半個皮球覆着一樣；再也想不到已經生過五歲的孩子的女人，還是和處女一般令人心酸。我忍不住了，把頭往下移着，用嘴含着她的乳頭，學孩子吮奶乳的嘔着。她以慍似怒的用手推開我的頭，帶笑帶罵的說道：

“不要這樣，癢癢地使我怪難受，——真是乖孩子，比馨兒還可愛！”

她的兩片柔膩的芳唇又密接着我的嘴了！那

時，她雙頰顯出比胭脂還可愛的紅光：兩眼惺忪，眸子水汪汪的，要攝去我的靈魂一般！——朋友，到那個時候，那怕是鐵打的柳下惠也忍不住了吧？我褪下她的襯褲，她也……，唉！我說不下去！老兄，怪膩的！

小平把頭倒在椅背上，臉上紅得厲害，閉着眼睛，雙眉繃着，好像他感到一些愧怍。

躺在沙發裏的青年，已經又換上一枝煙捲了，他凝視着繚繞空中的煙影，笑道：

“阿菊恐怕是看見你偷偷摸摸躲入她的房裏的吧？不然，爲了一張明信片，何敢驚動少奶奶？可是她爲什麼又一定要向你們搗亂呢？難道不怕少奶奶發脾氣？”

小平又興奮起來了，把上體離開了椅背，歪倚着沙發裏的青年，說道：

“是的，我要告訴你的就是阿菊與我的故事，

剛剛說了一大堆把她丟開了！”

間斷了一忽兒，他又繼續講下去：——

你聽好呀，促成我敢和鶻嫂發生肉慾的關係，倒不是鶻嫂屢次向我的誘惑，實在是阿菊的促成。我對於女性雖然有強烈的慾望和要求，因為缺少和女性來往的經驗，總把她們看做神仙一樣，覺得她們個個是可離不可即，惹人剝骨相思的妖精。

鶻嫂對我的誘惑的態度，是從表兄北上後的一月中開始的，雖然我對她早存了非分之念，可是常常感覺到她的誘惑是我自己的心理幻覺，她的孩子已經五歲了，每當我輾轉被窩裏測度她的態度究竟是性愛的誘惑還是我的幻覺時，總覺得有五歲孩子的她，絕對沒有誘惑二十一歲青年來滿足自己性慾的道理，所以我始終只存着一個分外的希望，終沒有越理的舉動。記得有一次，是夜裏十點鐘的時候，他的蓉兒早已入睡了，婢僕們也各自歸了寢室，我獨坐在房裏把張博士的性史滿足我

的不可抑止的慾念，她忽然走進我的房來，站在我的背後，我連忙把那本不堪的小書藏在抽斗裏，我要回頭招呼她的時候，不料她撲在我的背上，用手蒙住我的眼睛，又很敏捷地把檯燈滅了，她格格地笑着問我：

“假使黑漆漆的半夜三更，忽然有人跑進你的房來，和現在一樣抱住你的頭，你怕不怕呢。”

不我曉得她是什麼用意，雖然平時她對我很不拘形跡，尤其是表兄北上以後，可是我老是一心有着她是有五歲孩子的女人，斷乎不會勾引我的觀念，所以當下我無論如何猜不出她這樣舉動是什麼意思，我漲紅着臉，馬上把檯燈扭亮了，她便懶洋洋的鬆了雙手，緩緩地退向我的床上坐下，冷冷的說道：

“窗外是這樣好的月亮，關了雷燈談談不是很幽靜嗎？”

——你想，當時我遇着這樣好的機會，還不敢

進行，真是一個書獃子。現在想想這一次，倒活像
寶蟾遇着薛蝌！

在這種狀況之下，我一面感覺到她在誘惑，一面又恐懼是我自己的幻覺，因此把強烈的慾望和要求漸漸的移到阿菊身上。她是很狡俏伶俐的姑娘。白白的瓜子臉兒。柳葉似的雙眉，黑白分明的眼睛，一頭烏黑的頭髮，辮子拖在臀部上，年齡恰到青春成熟的時候，她每天到我房裏來的時候很多，打洗面水，整理床鋪，打掃房間……差不多一日三餐的前後，她總是在我房裏工作。自從我有意於她之後，覺得她比鶻嫂格外可愛。然而胆怯的我，只敢用我的雙眼使勁的看一個够飽，總想不出親近和引誘她的方法，同時我礙於女子是壯嚴不易侵犯的觀念，雖料她比鶻嫂容易迷戀我，可是也鼓不起勇氣向她進攻，還是她厲害，早已看出我對她是存了一種慾望；有一天晚飯，她到我房裏來倒臉水，正當我照例的癡望着她動作的時候，她嫣然

一笑，瞪了我一眼，帶笑帶說：

“兩隻餓狗似的眼睛，釘在人家身上，難道想喫什麼東西？”

那時我對阿菊究竟不比對鶻嫂，當時我就鼓足十二分的勇氣，調笑她道：

“是的，我要喫你！”

她舉起手來括括臉皮，哼出一個“羞，，字，接着拔起腳來要走，我馬上老鷹捕小雞似的抓住了她，用手圍住了她的腰支，低下頭去想Kiss，她用力掙脫我的包圍，跳到門口站住，低聲說道：

“被奶奶見了如何得了？你要……”

她害羞似的沒有說完就跑走了，我想雖然沒有立刻達到目的，看她的態度，大概有十九八允許我的要求了，我便預備以後如何如何按步就班的向她進攻，再也沒有料到當夜十一時敲過後，我正預備脫衣服睡覺時，她忽然推進房門來，問我要不要開水這是平日沒有的殷勤，我頓時知道她的來

意了，便毫不容氣的拖着她擁在我的懷抱裏，真如餓狗似的狂吻她。她也很仔細，很小心，把臺上的檯燈滅了，躺在我的身上摸臉捏手；這是不用說，乾柴近了烈火，立刻要闖禍的！兩個人扭做了一團，如蒼蠅墮入蜜缸裏，同樣的到了不能再忍的程度！終於——！這真是有生以來第一遭！……

她告訴我，對我懷念許久了，在我表兄沒有北上以前就有了心，只因爲我一向淡淡的對她，沒有敢露一次聲色。

我問她年紀輕輕的女孩子，爲什麼胆子這般大？她答道：

“那一個女子不想男人？只要沒有旁的阻礙，沒有一個女子不想和男人犯罪！你看我家少奶奶表面是正經非常，假如有個男人去勾引她，我敢說她很歡迎。

自從那一次以後，我便常常想起阿菊說的假如有個男人去勾引鴿嫂，她也很願意的幾句話；誤

會了鵲嫂給我的許多機會不就，並且深深的失悔過去那許多機會，因此鵲嫂不可侵犯的莊嚴，從這一次後，在我心中完全汰毀無影了！

那是不用說，鵲嫂本來是存了心的，現在我又是毫無畏縮，所以互相勾情便毫無忌憚，益發不拘形跡起來。當我初次要求她的時候，她很直率的告訴我，晚上因把馨兒同睡的關係，不論我去就她，她來就我，都是不很妥當，最好每當飯後，她午睡時，找個機會溜入她房裏去。——阿菊敲門那一次，便是我向她第一次的冒險成功呀。……

小平說着又把上體倒向椅背，面上現着幽密的微笑。那個躺在沙發裏的青年第二枝捲烟早已完了，他聽小平講到那裏，似乎也需要暫時休息一下。站下起來，伸手在壁上按一下電鈴，不久來一個穿白色大褂的 Boy，那個青年叫他開兩瓶啤酒送來，並且笑着對小平說：

“我聽了你這樣動聽的性愛故事，應當請你喝一杯酒，並且我要慶賀三年未見的老友，居然得着雙料性愛的經驗！”

“笑話，那裏說上是愛？不過是飢不擇食的一種沒有靈魂的發洩罷了！”小平似乎在掩拭自己過去的一切。

“性愛本來要沒有靈魂，才能毫無苦痛；否則，愛的滋味還沒有嘗到，須先得要請你飽受一番苦味。”

Boy送上兩大玻璃杯的啤酒，那個青年送一杯給小平自己端了一杯仍舊回到沙發裏坐下，一連喝了幾口，又向小平說道：

“阿菊真是你的恩人，先給你救急，又指導你一條大路，真是難得呀！”他說着，哈哈的笑了起來。

小平站了起來把酒杯送在桌子上以後，仍舊回到椅子裏，說道：

“阿菊却是個不可多得的女子；剛才我所講的故事，關係她敲門一點，還得要補充一點，她原來是瞧見我溜進鴉嫂房裏去的，她看着我許久許久不出來，而且鴉嫂又把房門門了起來，她便躲在房門外偷聽動靜，後來她猜到我們的祕密了，便故意敲門”

那沙發裏的青年插言道：

“大概這是吃醋的表示吧”？

“正是你的話！”小平笑道，又接下去說：“當天夜裏十二時左右，我已經睡了，房門是不下門的，從阿菊發生了關係以後，那夜她氣沖沖的走入房來，坐在我的牀沿上，把頭低下來，在我耳邊狠狠的問道：是不是因為白天裏太辛苦，所以老早就睡？她又問我為什麼敲了門以後，還是躲在鴉嫂房裏不出來！她又罵我一個男子不應當愛了這個又去騙那個！”

“我極力向她認錯，說是嫂鴉引誘我的，不是

我去惹動她；可是阿菊終於不肯相信。我又從被窩裏坐了起來，極力向她獻殷勤，誰知她非特不爲闖動，反而嗚咽的噙泣了我，在這一剎那，才感覺到處女的愛是那麼真純，偉大！然而，爲避免愛與義務的關係，後來我終於不得不離開了她們倆個人了！”

沙發裏的青年驚異的睜着小平，問道：

“什麼叫義務？你離開了我倆嗎？”

“是，我的話還沒有說完！阿菊既然真心愛我，單在愛字的本身上講，我也能專心一致去愛她可，是我倆的地位，能不能有個結局呢？事實上，是——一個婢女，不能嫁我，我也沒有勇氣娶她做人的夫人，在我的環境，在現代的社會！可是我和鶻嫂發生了關係，她依然還是我表兄的夫人，只要我們的祕密不洩漏出來，什麼義務和責任却不與我相干！你說是不是這樣呢？”

小平說了，把頭低低往下垂着°沙發裏的那個

青年，臉上原有的笑容也沉了下去，又從夜袋裏掏出煙盒抽出一枝捲煙腳在嘴裏，擦着自來火吸着，陣陣灰白的煙氣不住的在他口中噴出°……

一九二七，九，一六夜，上海

如此的妙事，的確令人羨煞！
 肉慾的渴望，時的縈繫着每
 個青年的心兒，女人們的餓渴
 樣兒，有時恐怕要驚人尤甚呢！
 此洵實談啊：一個未領累人間
 味的少年，自然是要疑信參半的，
 一個御雌有術的青年，設法與
 一肉慾健旺的少婦交接個中
 滋味筆墨怎能形容抽陰其苦
 一呢！倘有緣偷聆其帳中詞調
 啊！天哪！！南無阿彌陀佛！！

求 愛

(男)——蕪妹！你看：這樣幽靜的月下，坐在花畦裏發呆的，只有我們倆吧？

●(女)——淡淡的月光，微薰的花香，儘可由我們欣賞，誰叫你儘在發呆呢？……呀，南哥！你仰起頭來看那月亮，快要躲入烏雲裏去了！

(男)——是的，唉，月亮，這一幕是我命運的象徵吧？

(女)——哈，南哥，你看！快了，快了，烏雲離月亮很近啦！

(男)——蕪妹，我們要怎樣，保存這最後的一線月光？

(女)——嘻，完了，黑漆漆的看不見月亮啦！

(男)——我相信可愛的月亮不久會衝出烏雲。

(女)——是的，我也這樣想。

(男)——但是，我的命運什麼時候衝出烏雲的障礙呢？

(女)——我一點也不懂你的意思！

(男)——蕪妹！……

(女)——南哥！

(男)——能夠瞭解我的只有你呀。

(女)——我？那纔是笑話！我既不懂文學，又不會做詩，怎樣能夠瞭解一個偉大的詩人如你呢？

(男)——蕪妹，你的音調，你的語氣，就叫不夠……

(女)——叫你怎樣，叫你夠難受啦，是不是？

(男)——笑話，我只要永遠能夠聽到蕪妹的

聲音,我什麼都滿足了!

(女)——噢,你要聽那秋蟲唧唧,秋風瑟瑟;
只有自然界的一波一動纔能幫助你們詩人。

(男)——自然界給我的幫助,還不夠!

(女)——我是不知道詩人需要的是什麼,
過隨便說說罷了,你究竟還要什麼呢?

(男)——蕪妹!祇要你……

(女)——啊!你又笑話了!我不是說過了嗎?
"我既不懂文學,又不會做詩,"有什麼好幫助你
呢?

(男)——……………

(女)——你說什麼?我沒有聽見,南哥。

(男)——祇要你……………

(女)——要我什麼?

(男)——上星期我不是對你說過了嗎?

(女)——對我說過了?我一點也記不起來!

(男)——蕪妹,有一個人把他自己一顆赤熱

熱的心，奉獻給你，你肯接受嗎？

(女)——那個人是誰？

(男)——在你眼前！

(女)——我的眼前只是一片烏雲呀，月亮都沒有了！

(男)——你急盼月亮衝出烏雲嗎？蕪妹！

(女)——是的，我很愛月亮！

(男)——……烏雲，月亮……

(女)——南哥！“烏雲，月亮，”你在吟詩嗎

(男)——……

(女)——可惜我不會做詩！

(男)——蕪妹，假如一個人被熱火燒焦了，你憐惜他嗎？

(女)——啊，被火燒的人誰都可憐他。

(男)——現在我的心兒，爲了你燒焦了，你知道嗎？

(女)——是的！去年你的辛弟燒焦了手臂，我

很担心呀！

(男)——蕪妹，我說我的心在發燒！

(女)——哈，你也燒過了？什麼時候？燒壞了什麼地方？

(男)——你沒有聽清楚我的話！

(女)——怎麼？還是說你辛弟燒了手臂嗎？

(男)——唉，我是烏雲遮住的明月，大海中的扁舟一葉！

(女)——還有呢？

(男)——還有什麼？

(女)——你剛才讀的詩只有兩句嗎？

(男)——蕪妹，你為什麼使我這樣悲傷？

(女)——怎麼？你又有什麼感觸嗎？南哥！

(男)——是的！

(女)——哈，南哥，你看哪，月亮已經走出了烏雲！

(男)——可是我的心，不知何年何月重見光

明。

(女)——詩人的心，常是被詩意包圍住的，是不是？

(男)——我的心被你包圍住了！

(女)——所以你會“重見光明”了！那麼我先回去罷！

(男)——蕩妹，你又誤會了！我再也離不開你！

(女)——啊，你不要拉住我的手，你以為我真的回去了嗎？

(男)——你的手為甚這樣冷冰冰的？蕩妹，你少穿了衣服！

(女)——時的，我真有點冷！你的手倒是火熱的。

(男)——秋涼涼如水，要留意的。……這樣好嗎？

(女)——也好，你這樣緊緊的偎着我，覺得暖

和了許多。

(男)——衛妹，我週身的血輪在飛也似的狂奔；緊張的心弦在不住的震顫！

(女)——真的嗎？要不是你受了熱？讓我摸摸你的額角看。

(男)——不！爲了我擁抱着你。

(女)——可是我身上還覺得涼。

(男)——你第一次和我相識，不是也在這裏嗎？

(女)——是的，所以今天我很願意和你在這裏談談！

(男)——從那次後，我寫給你這許多長信和新詩都是血淚的結晶。

(女)——真的嗎？可是我都燒了！

(男)——衛妹，……聽了這樣的話我很心痛！

(女)——是的，郵票倒化了不少；你的詩沒有發表過嗎？

(男)——我專爲你寫的，不在乎發表！

(女)——那才糟糕！我因爲一時來不及讀，總以爲你將來一定收在你的詩集子裏出單行本呢！

(男)——大約我永遠得不着你的安慰了？

(女)——安慰？不是常常鼓勵你做詩嗎？我不常常希望你成一個有名的文學家嗎？

(男)——沒有用處！

(女)——要怎樣呢？

(男)——要你肯接受我的心！

(女)——南哥，你的信我不是都收了嗎？

(男)——你爲什麼要燒去呢？

(女)——哈，你不曉得我的苦心！

(男)——什麼苦心，衡妹？

(女)——你不要把我抱得這樣緊，腰支發酸的……這個還不知道嗎？我先問你？你寫信給我是不是專給我一人看的？

(男)——當然是專給你看的？除你以外，誰配

請我這由生命滴成的情書呢？

(女)——是咯！所以我要燒個精光，唯恐第二個人來讀！

(男)——你這樣的苦心，我很原諒你！

(女)——你的信寫得真長，假如我不燒的話，恐怕不要一星期，把我的小皮箱要塞滿哩。

(男)——我寄給你的照片？

(女)——照片？什麼時候寄給你的照片？

(男)——噢，那次寄給你的大信封，不是有十五頁長信嗎？我的照片就夾在這封信裏面的！

(女)——哈哈，我倒沒有曉得，信紙總是裝在信封裏一起燒的！

(男)——怎樣？我給你的信拆都沒有拆嗎？

(女)——不要發極，誰敢拆我的信？就是電報也沒有人敢拆。

(男)——蕪妹！……

(女)——南哥，你怎樣渾身發抖呢？

(男)——蕪妹,我什麼都沒有了!唉……

(女)——怎樣?你的什麼東西都不見了?

(男)——唉!我的心永遠是這麼空虛呀!

(女)——空虛?你今天不是把我抱在你的胸前了嗎?

(男)——唉,蕪妹!

(女)——南哥!

一九二七,十一月,七,夜一時,上海

無聊人的半天

八月二十一日

老蘇常說：他是愈窮愈硬；我却硬不起來；愈窮愈無聊，愈窮愈糊塗，倒是真的！今天早晨起來，忽然一陣心血來潮，想起困守在西門城裏貧民窟中的老同學梅姊姊，便帶了我所有的家產——十二個銅子兒，向南京路而去。時候還早，那兩所遙遙相對，不知吸收多少衣食不足的勞働者的汗血的先施，永安兩大百貨公司還未開門，大新街的角度子上有三五個賣熱荳腐漿兼油條的，許多黃包

車夫，和掃垃圾的工人，圍着他們的木桶，買一條油條，一盃豆腐漿在那裏充飢，我看他們咬一口油條，喝一口豆腐漿，滋味是很好的！可憐的我，清早什麼都沒下肚，從寓所走到大新街要半點鐘，何況昨晚沒有吃得飽，這時候飢慾大盛，插在大衣袋裏的右手，握着十二個銅子兒，格外覺得油條，豆腐漿的需要，便走入他們的圈中，向那慈愛可親的賣豆腐漿老頭兒，買一根油條，一盃豆腐漿，照着他們咬一口油條，喝一口豆腐漿用起早點來，滋味却是很不錯。

呵，真便宜。我連喝兩盃豆腐漿，也不過費去六個銅子兒，肚裏居然不再隆隆作响了。

揩了揩嘴唇上的油水，撥開脚步向東新橋走去。走到東新橋，往西門去的五路電車也來到，便跳上最後的一節拖車，可是剛踏上踏板，又跳下來了，我不是還有六個銅子兒嗎？東新橋到西門只要四分，我何不闊他一陣呢，雖然沒有幾分鐘以前是

和黃包車夫，掃垃圾的工人在一起聚餐的，只要四個銅子兒，我就有坐頭等電車的資格。一面想闊一面已經跳上頭等車了。走入車廂，裏面只有四個人，兩個穿西裝的，一個穿華絲葛夾袍，外國元緞馬褂的，還有一位中年的女太太；他們見我一頭蓬鬆紊亂的長髮，同那件破舊的竹布大褂，以及腳上的破皮鞋，都用驚異的眼光注視着我，大概以為我要坐在頭等車了！

“一張西門，”我拿出四個銅子，故意提高聲音的對賣票人說。我是表示我也有四個銅子兒可以坐頭等車的資格，給那四個人看的！

車到了西新橋，不料黃仲生上來了。他滿面歡容，衣冠整潔，一舉一動都顯露出輕快的神氣，原來他不久要和伍女士在遠東飯店結婚了，我真不懂，他自己在C書局當編輯，每月拿四十五元大洋，房錢，伙食，衣服，已經不够他開銷了，忽然又要結婚起來，伍女士除却一付騷態可親以外，什麼

都不行，老黃和她過共同生活，他的 45 元只能她跑一趟先施公司！要不是老黃真的感到性的苦悶，生活單調，非借用她不行？

“我們的婚期就在下星期日，請帖明天發去，那時你一定要熱鬧一下！”我們閒談了許久，他很誠懇的請我去參加他們的結婚大典。我向他打趣道：

“得了！現在我要化一元錢買一條衛生月經帶送給密斯伍都不能；我現在一錢不名，那天是不敢參加婚禮的！——要不你請我去替你們倒茶給客人的招待！……”

“什麼話？咱們好友，還得講着送禮不送禮的問題嗎？那天你一定要去的呀！”

“真的，我不和你開玩笑，倒不是因為我沒有錢送禮而怕去；我加入人家的結婚紀念大典，實在一點興趣都沒有！你可省下一張請帖，一分郵票，我是不到的。”

“真的嗎？這爲何來？難道你不能看朋友的情分上，當我終身只有一度歡樂的時期，去湊一個熱鬧嗎？”

他的話倒是愈說愈誠懇了，我也不管他生氣不生氣，對他道：

“朋友！我很爲你悲傷！你自己戴上無名的桎梏有甚歡樂？”

電車到了老西門，下車與老黃握手後，我直奔城裏而去。到梅姐姐家裏時，她正坐在床前小爐子的旁面打繩衫。爐子上是一隻瓦罐，她買不起柴舉火，用舊報紙當柴燒的，弄得滿屋裏都是烟霧。

“我夾袍還沒有上身，你怎麼打起頭繩衫來了。”

“哼！我還有福氣穿繩衫嗎？……是房東張媽把洋貨店的生意介紹給我的，每打一件，可得手工洋四毛”

“張媽怎麼對你這樣好了？”我問。

“還不是我因為欠她三個月的共計六元房租的關係？”

“那末你幾天能夠打好一件呢？”

“終日的手不停工大約三天一件。”她說完便把右手掀開瓦罐的蓋子，我只見一罐滾沸的白水，夾着幾粒米珠在水中翻上滾下。我又問：

“曾先生還沒有信來嗎？”

他大概不會有信給我了！——這也是常情，他在南洋羣島教書，我淪落在上海，除給他一些可悲的消息外，對於他沒有可安慰的地方，相別久而久之他漸漸的把我遺忘了，在南洋找一個常常可以見面的異性安慰者是很容易的。說不定他已經沉醉在另外一個愛人的靈魂中了！我，但願他真的把我遺忘，我的影像不要有一絲遺留在他的腦海裏，使他感到失望，悲哀！”

唉，她的言語是多麼深誠感慨！呀

“你不恨他忘情嗎？”我問。

“什麼叫忘情？不要說我不在他的身旁，就是終年終月形影相隨的夫妻，大家也能够另有他愛的，何況我和他是相別已久，各處異鄉，曾經發生過一點愛情的呢！”

“那末你爲甚不也去另找愛人呢？”我用開玩笑的口吻問她。

她停了她的工作，抬起頭來向我看了一眼，她焦黃的臉上現出一層極慘苦的微笑。接着仍舊低下頭去繼續她的工作，應我道：

“唉——三郎弟弟，你的話愈說愈釋氣了！我很明白性愛的關係，我並不恨他的忘情，這是應有的現象；我也用不着報復他。另外找一個愛人，也是我願意的，需要的，不過我現在既然明白！如自己沒有獨立生活的可能，去愛男人是不自由的，苦痛的。爲了要靠男人過活，把神聖純潔的愛是侮辱了！你要知道，你們男人假如能够供養一個自己心

愛的女人的生活，便把她當做自己的所有的產物一般了，無形中取消愛的神聖，降低我們的人格！那時，我們完全做了你們的男子的奴隸！——現在的我爲了自己努力掙扎生活，性愛受了壓迫，也漸漸的淡漠下來了。……現在我心裏最需要的是把自己的生活怎樣獨立起來。老實說對於現在的男子我都有點害怕！”

我簡直沒有話對付她，低下頭來，掀開地上瓦罐的蓋子看着，粒粒可數的米珠，還是在滾沸的白水中翻上滾下；清早吃下的油條和豆腐漿的味兒，忽然湧上我的喉嚨。

白皮鞋

今天早晨我穿黑皮鞋的時候，發現左腳的鞋頭脫線了，雖然沒有鞋幫與鞋底完全脫離關係，可是我心裏不免發急，沒有第二雙皮鞋可以換替，終有一天脚尖要露出鞋頭來的。

怎麼辦呢？近來因為生病的關係，非特拿不着工作的代價，平地還增加了一筆喝藥水的錢，這一個月來，完全在借貸維持着生活，在做伴中能够借到朋友們的錢來開銷房金伙食和藥水錢，已經覺得這樣能够免去被迫到絕境，是說不出的權偷了，

那裏還有胆量再去向朋友告貸幾元大洋來買雙新皮鞋呢？但是鞋頭遲早終是要開裂的，我在這剎那的躊躇，忽然有了一點希望，——希望也有你個朋友會送我一雙舊皮鞋替換一下。同時我連想到一月以前，我把去年夏天所穿的白皮鞋送給致雯的一段歷史來了。

一月前的一天下午，正是我照例到區書局去的時候，忽然區書局的一個小夥友，匆匆的趕了來送給我一張字條。

“去年年底我來此一連找你兩趟，都未遇見，今天我又來了，盼望你即刻到北火車站對面 W 旅館 20 號一敘。”

我看清這張字條是致雯寫的，便笑着問那小夥友道：

“我是總得要到書局裏來的，你爲甚特地要趕着把這字條送給我呢？”

那小夥友搓着兩手，把頭昂起噙着嘴答覆我

道：

“就是這句話！先生的那位朋友真有些怕人，我們告訴他：你是不久要到書局的，假如要見你，不妨等候一下，不然，把字條留在書局裏，不久你也會看見的！誰知那位先生好像報喪信一般着急，他漲紅着臉，連聲答道：不行不行，請你們即刻送給他！唉，他說話的時候額前的兩條筋都漲了起來，喘氣像條老黃牛！張老闆恐怕他找你是有什麼要緊事，便叫我立刻把這字條送來給你的。”

我聽着那小夥友不耐煩而形容過甚的敘述，心裏不免好笑，便拉了拉他的手，對他道：

“對你不起，勞你跑到這裏，回頭我到書局裏來，請你吃花生糖吧。”

出了寓所，逕向東新橋走去，在路上遇着老程，他一連叫了幾聲無聊，無聊；他又說身上還有一元大洋和十角小洋，要我同他玩一下子。我告訴他還要去看一個朋友，他便決定同我去看了致嬰

以後，再去看電影或者喝老酒。

兩人乘着五路電車，直到北火車站下車。W旅館比四馬路弄堂裏那小旅館還要小，我穿着那套起碼西裝，老程穿的是上海最流行的少爺式的馬褂長袍。我倆走進W旅館，在客廳上的那個招待，和幾個茶房也覺得眼前一亮，我們說要看20號的客人，他們的目光頓時又變了顏色，一個身材矮小，穿着元色充嗶嘰短褂的茶房，手裏捏着一串叮琳的鑰匙，走上前來，打着無錫口音問我的：

“先生看20號客人嗎？——是不是那個穿藍長衫白鞋子的近視眼？”

“是的！我們就是要看那位藍長衫的近視眼先生。20號在那裏？你領我們去就是了！”我感覺到他對致雯的一種藐視，使我發生了無名的憤怒，便狠狠的搶白他一頓。

致雯開了房門迎着我倆進去坐下，他對老程不住的打量着，他見老程那種老上海的裝束似乎

生了惶恐和驚疑。啊，我頓時感覺到我們這一羣被現時代認定爲暴徒們的青年，隨時隨地要留心那些豺狼虎豹毒害的可憐。

“這位是程——，他就是致雯，咱們都是老朋友，你和他從未會見過面的同志。”我爲減少致雯對老程的驚惶起見，便先替他們介紹。

果真，經過我的介紹之後，致雯馬上露着泰然的態度，開始你問我答，毫無忌憚的談話了。致雯對我問道：

“你面色不很好看，臉龐也比較去年夏天和你分別的時候消瘦了許多。——難道工作……？”

我未待他說完便搶着答覆他：

“唉，不要說起，去年夏天別後至今，簡直不是過人的生活，夏天回到上海是爛腳，你是知道的，爛腳還沒完全痊癒的時候，眼睛又紅了起來，整整有一月不曾看書和寫字。到了今年，一月還未過五天，又生起病來，現在總算能夠出來走動一下，但

是過去的一禮拜，病倒在床上，真把我苦死了！”

“像你們那些小子真不配生病，生病該是有福氣的闊人，好在他們發一個寒熱，五元錢一天的看護婦即刻就請到府上不離左右的侍候了。”這是老程憤慨的牢騷，他爲了我的病曾經想過許多方法，請他的朋友免費診視過幾次，累他吃了不少的苦趣，所以他在這算替我現身說法了。

“去年夏天你和我分別以後，你倒經過不少次的風波，在你去年年底沒有到上海來找我之先，我老是疑心你做了他們的點心，——我真有點疑心掛在W城四門的十三個腦袋中，或者有一個是你。”我對致斐說。

他伸了一個懶腰臉上現出陰沉的微笑，閉上眼縫說道：

“還不是一個樣子！死與未死不過遲早的問題，我們的小狗命還不是握在他們的手心裏？”

“媽的！像我們這些人死在他們手裏，還覺得

理所當然，他們知道不殺光我們，我們總有一天打他們下台；那另外一批一批莫名其妙的青年，到死還不知道爲的什麼，纔算冤哉枉也！”這是老程說的。

致雯忽然想起了一件什麼大事一般，把上禮向前屈着，把左脚擱在右腿上，我便看清他左腳的白帆布運動鞋，已經變成灰色，後跟已經穿了幾個洞，鞋尖的小孔裏露出裹着黑襪的腳趾。我驀地回想到去年年底他兩次來上海，在信上說明我去看他的時候，務必帶雙鞋子給他的事了。我正在深深抱歉兩次到旅館去看他，他已經離了上海，兩次都未遇着。

我正在凝視着他左腳上的破鞋子，幻想的時候，他已經唧唧噥噥演了一大堆說話，到我的神經移注他的說話時，只聽得將要結束的幾句：

“你想：他因爲自己侵佔了已經去世的兄弟的遺產，唯恐姪兒要報復，竟不惜以家長的權威，把

姪兒當暴徒結果了！”

我雖沒有聽清楚他敘述這段故事的始末，但我已經明白他說的是當代的革命大人物，爲了自己的利益，是不惜誣誣無辜的民衆，殘殺了人家，滿足自己的慾望。便接着發表幾句空議論：

“當然咯！無論那些大人物，口頭上說的是如何堂皇漂亮，筆下寫的是如何要革命爲民衆，而他們的行動，總逃不出他們自己階級背景的意識表現！你看：不共戴天的姜與黃，新近因爲老黃忽然失勢了，老姜爲了自己利用黃派的羣衆，擁護他東山再起，就實行合作政策，而老黃在過去明明白白是宣誓非打倒老姜不可，現在因爲自己失却了權威，爲了老姜利用他的羣衆再上舞臺，曉得這是保存自己的潛勢力的大好機會，將來還可以因爲老姜的關係，重上政治舞台，居然毀滅了自己過去歷史上的光榮，實行這個卑鄙的暗中合作！……”

大概我一時說話忘形了，聲音漸漸的像演講

以的一句高一句，便引起致要的注意，他便把手指在桌上敲了幾下，又把手指向房門那邊指點一下，暗示我當此莫談國事之際，不要因為在此空發議論而遭意外。

“不早了，我們也可以走了，在這裏久坐長談總得出毛病°，老程似乎覺得我們的忘形隨意不很妥當，所以提議要走了。

“好吧，明天我有空再來看你。”我立起來向致要告別，他送我倆到旅館門口，便止步了。可是我還沒有走出那弄堂口，他忽然追了上來，把我拖住，在後面輕輕的說道：

“明天傍晚時你再來一次，我在這裏候你，你頂好帶一雙鞋子來給我，不論新舊都好，你看，（他指着腳上的破舊帆布運動鞋，）簡直不好走路了！——你不要忘記呀。”

第二日下午五時左右，我走出寓所，陰霾的天空，落着密密的細雨，受了幾陣寒風的侵襲，肢體

便瑟瑟的顫抖，把大衣領頭翻起，緊緊的圍着頸項，加快地直向霞飛路拱北的寓所跑去。

我曾經在拱北家裏寄住一晌，還有許多的零星行李留在他家中，我跑上他的二樓，剛推開房門，便嗅着一陣玫瑰花香的脂粉味兒，和煦的熱氣撲鼻迎來。拱北正坐着寫什麼文章，室中的火爐，煤塊熊熊的在燃燒，絳色的窗簾靜靜的垂着，四壁掛着中西名家的畫片和他自己製作的幾幅油畫，左右兩壁畫框的空處，還有兩支孔雀翎毛黏着，一排書廚裏整齊裝着金光燦爛，十色五光的英文書籍……

“唉！別來不久的拱北藝術化的生活一天天的進步了！”我走進這間美麗堂皇的房間，我不住的在默默地贊賞。我與他閒談幾句，便悄悄走入後房，翻着我的破網籃，找出那雙白皮鞋，帶到前樓來用拱北的板刷刷了它一陣；拱北很奇怪的瞧着，但他也不問我這時候拿出白皮鞋來做什麼用，這

是使我感覺到免去難於答覆的快樂。

我在火爐邊坐了一回，吸去一根煙捲，便對拱北說：我要走了！

用報紙把白皮鞋包好，便向他點頭告別。我走出房門，回頭看了他一下，覺得拱北在凝視着我的背影，懷疑我把白鞋去賣給舊貨攤，換幾個錢買煙捲兒。——因為他知道我近來很窮，在借債過日子。

走出拱北寓所，冒着冷雨在馬路上走着，方把我臉上熱辣的熱氣驅散。

到北火車站W旅館的時候，已經七點鐘了。我敲着20號的房門，裏面沒有人答應，我正疑心致雯不在家，預備問茶房的時候，聽得房裏有人咳嗽的聲音，我便推門進去，見致雯橫躺在床上，呼呼的睡着，夢中的乾咳，還一聲聲的繼續。我把他推醒，擔心地問他：

“你傷風了吧？”

“不，不，今天在雨中跑了一天，受了一點涼，他坐了起來，扭着雙眼，有氣無力地說着。

“鞋子拿來了。——可是只是一雙舊的皮鞋！”

“好，管他黑皮鞋白皮鞋，只要腳趾頭不露在外面就得了！”他伸着兩腳，只着腳上水淋淋的破帆布運動鞋繼續說道：“裏外都溼透了，打赤腳走路或者倒舒服一點。”

我不知道對他說什麼話是好，我並不可憐他的潦倒，只感覺到全人類的慚愧。

“假如我可以不走入那般衣冠禽獸，吸血鬼的上等社會，我儘管與那些朝無飯食，夜無宿處的乞丐混在一起，我絲毫不會覺得痛痛！未來的光明世界，一天不能實現，我們就一天沒有抬頭的希望！——除非我們也甘心寄生在那般不勞動而自命為生產主人的籬下。”致要儘量地發洩他心頭的憤怒。

我近來不知怎樣，聽到朋輩發着憤激的牢騷，

心上就強烈的煩悶，常常要截住他們的長篇大辭。

“你喫了晚飯沒有？”我問致雯。

“還是朝上喫過兩碗稀飯一根油條。”

“啊，不餓嗎？”我說着伸手探入大衣袋中的一元大洋，又往下說道：“我們到那天津小酒館裏去喫大餅去吧。”

“你有多少錢在身邊？”

“一元！”

“那末不如叫茶房去買兩碗大滴麵來喫，免得跑出去了。”

“好，”我把一元大洋摸出來放在桌子上。

致雯站起來把這一元大洋去交給茶房買麵去了。

不久，茶房匆匆的空手回來，把一元大洋扔在桌子上，似乎很氣的說道：

“哼，這元大洋不好用呢！”

“怎麼？鉛的嗎？”我把大洋檢在手裏看着。

“只好給小孩子放在手裏玩玩，用是無論如何不行！”茶房向我冷譏熱諷的說着。我聽了怒火勃發，恨不得把這元大洋向他臉上打去，但是只剩這一元大洋的我，再也沒有勇氣和別人爭強。

“怎麼樣？換一元大洋，還是拿角子去買？”茶房還站在門口。

“得了！我們自己出去喫吧。”致斐向茶房揮手說道：

致斐真的引我出了旅館，在路上向我笑着說：

“我還有三十幾個銅子兒，我同你到火車站旁面去喫糯米飯團，還有熱的豈腐漿。”

我一聲不響的跟着他前走，經過一片兌換銀洋的煙紙店，我又伸手到口袋裏去捏着這一元大洋，很想去試試兌角子，然而又怕萬一真的不好用，拿不出第二元大洋來掉換，不免又要受他們的侮辱，終於緊緊的捏着這一元大洋，還是跟着致斐前進，不過臉上又經過一次的發熱。

渾 沌 中

一

W省城司令部軍法處的右面，有一排十數間低矮的屋子毗連在一處，屋頂上的瓦片凌亂，並且瓦片破碎的很多；屋子的牆壁，看去只是一塊塊長方石磚的砌縫，沒有半點白色的粉塗，想來這一排房子許久沒有人住了。近來因為王總司令實行保境安民起見，很努力的督促他的部隊，搜捕省城內時隱時現的亂黨，從頒布捕殺亂黨的命令以來，未滿一星期，司令部原有的拘留所已經擠滿了犯人，雖然搜捕和殺戮同時進行，無奈王總司令部下同

志們太盡職了，終於每天處死刑的沒有被捕的多，所以新近纔把這一排久無人住的舊屋子，來充司令部的第二拘留所。

第二拘留所第八號那間屋子裏。昨天傍晚新添了兩個被捕的亂黨，真的，當那個頭髮蓬鬆，面目兇狠的大個子，佩了叮噹的腳鐐手銬一走進第八號屋子，裏面有四五個亂黨不約而同的驚呼起來：

“你——黃天星同志！怎麼也……？”

“唉！”黃天星抽了口冷氣，睜大了充血的雙眼，向招呼他的那些夥伴們溜了一眼，大家便垂下頭來，不住用唉聲嘆氣。跟在黃天星背後的小個兒，也是同樣的帶了腳鐐手銬，然而那些已經被捕的夥伴們沒有人知道他是誰。

四個背着槍的武裝兵士，把這兩個新囚犯推到左壁鐵窗下着地坐着，很仔細的把他二人腳上的鐐和手上的銬查審一遍，知道沒有差錯，便雄

糾糾地向門口站着的那個軍官走去，四人齊着走，一個很莊嚴的立正，接着舉起右手齊着帽邊一個敬禮，那軍官也把左手擎了一下，便向後轉引着這四個士兵走去了。於是另有一個看牢門的壯年來把第八號的房門鎖上。

第八號室內空氣並不因為添了兩個新伴而熱鬧，反較先前冷森死寂了！屋外夜色沉沉，歸隊的號聲由司令部操場上傳了過來，這是多麼淒厲的聲音，激盪了牢裏囚人的心弦，熱血在他們週身狂奔，火星的光芒衝出了他們的眼眶。

“你貴姓？黃天星側頭去問那個小兒。

“張。”他又反問一句：“你怎麼被捕的？”

“我嗎？唉，我們是大家認為該殺的亂黨呀，隨時隨地都有性命的危險，老兄，大概我們活不到明天天亮！”黃天星抖了一抖他的手銬，對着那姓張的一面苦笑一而說。

“亂黨？”，姓張的似乎不勝驚訝歪轉頭去釘問

他：“我有什麼憑據在他們手裏！那末我誣說總司令也是亂黨好啦！”

黃天星聽了他的話，不禁呆住，當初自己以為他至少也是夥伴之一，現在覺得有異，連忙再問他道：

“你在那裏服務？怎麼被他們抓來的？”

“我是司令部秘書處一等秘書，下午五時左右，剛從辦公處出來，便被他們抓住，說我洩露軍機，奉總司令密令來拿我的！但我問那官長要逮捕令給我看，他便狠狠的嚷道：‘王有王法，軍有軍令’難道還同你們開玩笑嗎？’不由我分辯，就被他們抓着走了！”

他侃侃地講了這一段經過情形，全房間裏的囚徒，都驚異起來了，東壁角裏坐着那個學生模樣的青年插言道：

“怪不得我們這些小子，更是可以不分青紅皂白，拉來就算了！司令部秘書還可以自由逮捕，要

殺幾個老百姓，還不是等於大爺踢死幾條小狗嗎？”

大家的頭都跟着那發言方向轉了過去；他本是工科大學的化學助教，這次也無辜的被指為亂黨捉拿來的。黃天星仰起頭來，長嘆一聲，緩緩的說道：

“我相信反動的力量愈大，同情我們的朋友愈多，當局如此昏無天日，安得不叫我們的同志逐漸增加！”

“怎麼？你真是X黨人嗎？”姓張的挺直上體，把臉側向黃天星低低問道。

“朋友，是的！你却冤枉了，萬一當局豈不講理的要把你和我們一起槍斃，你將作何感想？”

“笑話！軍法處長程之福是我的朋友，我之所以坦然來此，也就是因為遲早他總會替我洗冤的。”

坐在張秘書的對面的那個老鄉農，忽然伏倒

在他的面前如拜佛祈禱似的說道：

“軍法處長既然是你的朋友，求求少爺替我說說情，我是前天上城，在長街上看見武爺們團團圍住我東家的三少爺，把他打得七死八活，皮破血淋，倒說他是亂黨，也要捉去槍斃。我實在看不過了，便挺身出來向武爺們求饒，我說他是最忠厚老實的役生，那裏會殺人放火？就是要捉也得講點情理，捉賊要捉賊，捉姦要拿雙，平空亂捉，又不是長毛造反？誰知道武爺們認爲我是衝犯了他們的威嚴，不問三七二十一，就有一位給我一記‘拍撻’的耳光，真打得頭昏眼花，幾乎倒在地上。我活了四十多歲了，倒沒有見這種不平的事情；當下氣得發昏，也不管他是武爺文爺，當他背心就是一拳！我的天，老不死的我不曉得哪天碰了太歲頭，因此闖下了彌天大禍，他們便說我也是亂黨，把我和三少爺一起捉了來，現在三少爺還不知道關在那裏，我家裏還有個瞎子老婆，要急煞了！求求你少爺！在

軍法處長面前替我討個情吧！”

那老鄉農說到後來，眼淚簌簌地吊下，竟伏在地上磕起頭來，吐沫也像抽絲般的掛在他的嘴角。張秘書倒也有了主義，同時一股俠義的豪氣，由他肚底泛上心頭，只得把被鐐扣住的兩手，緊緊的搓在一起，他好像忘了自由是坐在牢裏，對那老鄉農說道：

“你放心！只要我見到軍法處長，總得替你伸冤，並且要叫他轉稟王司令，非嚴辦那些如狼如虎的惡漢不行！”

接着滿室的囚徒們都沉默下來，如死一般的沉默着！鄰室囚徒們偶然傳過來一聲——兩聲的長吁短嘆，這裏就也有人接着唉聲歎氣！

二

這是深夜的時候了，天氣漆黑，不見一點星光，呼呼的秋風，吹得這一排屋子後面的樹枝索索

作響，第八號的囚徒們，大半東歪西倒在冷冰冰的磚地上入了淒涼的夢境。黃天星在這時候非但不覺疲倦，正是千萬思緒，攪上心頭，他計算着已經被處死刑的夥伴們的人數；估量那尚能活動的同志，繼續奮鬥的力量；他希望他不因被捕而使得他們胆寒。他又想他雖是負着領袖的責任，究竟衝鋒血戰還要仗其他的同志共同奮鬥，犧牲了自己算不了什麼損失，所怕的就是同志們因為當局壓迫的厲害，稍有退縮的表現，不但將前功盡棄，說不定遭當局一網打盡……他前後想着，先烈們的血光在他眼前閃耀，同胞們慘痛的生活在他腦底晃着，好像有一枚炸彈，在他胸膛裏爆發，他的熱血如火山噴發，忍不住的低下頭去，緊緊的咬着手上冷冰冰的鐵索！

一忽兒，他想走近那左面的某夥伴身邊去說幾句話，但又怕站起來走動時，腳鍊要叮噠作響，驚動了那看門的人反為不妙，想了一下，便俯伏在

地上彎曲了身體，向前慢慢移動。好容易爬到那夥伴身旁，輕輕的坐了起來，用肩膀去推醒他。

“啊，誰？”那夥伴醒了，有些驚惶。

“小徐，你這樣好睡嗎？”

“唔，不睡又怎樣？”他兩人開始低低地說話。

“啊，說你有取保的希望，是嗎？”

“前天上午開審時，對我確是特別客氣，大概軍法處長，——那姓程的追念我父親當年提拔他的恩情，對我不好意思作威作福。下午我弟弟又來看我，遞給我一張字條，說大致可以保出。”

“那就很好了！少犧牲一個好一個。”

“你究竟怎麼被他們捉到的？”

“唉，一言難盡，我比不得別人，王司令沒有反動以前，他不是常常招我去共商工農運動的方策嗎？因此許多人都認識了，這次他徒然以捕亂黨爲名，其實爲了我們不贊成他那個強要實行剝削工農血汗爲目的的勞農新制，他不殺光我們，他的假

革命手段永遠不能實現。我是大家都認識的，今天正預備去開會，在路上遇着那暗探長，我連忙躲避，哪知他們早已密佈便衣偵探，插翅也飛走不掉了”

“是咯，倒是你依了老張的話早早離開省城就好了。”

“不是的，我們決不能退讓！我在W省努力工作三年多了，爲了這一次的反動力的襲來，就要逃走了嗎？赴難是我們的義務，流血是我們的報酬？死正是我們的奮鬥的光榮，我們難道害怕嗎？”

“老黃，我並不是要你忙死，爲了避免少犧牲多努力的關係，我纔替你失悔不應該不暫避他處。你看，現在我們不是一連好多人被殺的被殺，被捕的被捕了嗎？”

“其實我們犧牲的人數不多，儘是老百姓們遭殃，這間屋子裏就有三分之二是不相干的平民，——咳，少講廢話吧，我告訴你一件緊要事。”

他說到這裏便彎着上體，雙手在襪統裏面摸

出一小盞櫻祇，繼續對那夥伴道：

“這一個計劃書我藏得好，他們沒有會搜去，我給你藏在袖口裏，當心着遺失，萬一你也不能恢復自由，總得等你弟弟來探望你時，囑他轉交給他們，千萬要留意呀，我相信按照這個計劃進行，前途尙能……”

忽然門外有雜亂的脚步聲音傳來，他倆便停止話頭，闔上眼皮，把頭低低的垂下，好像已經睡着了一般。

房門開了，便有一線強烈的燈光射了進來，同時有四個武裝兵士，走進房裏，走到那張秘書身旁站住，一個用腳把張秘書踢醒，他似醒非醒抬起頭來，睜眼一看，聽得那個兵士又大聲喝道：

“起來，軍法處長提審！”

張秘書在地上掙扎着站了起來，四個兵士便押着他走了。

“張少爺，見了軍法處長，務必要替我討個情

呀！”那個老鄉農不知道什麼時候醒來的，看見他們將走出門時，他在背後苦苦的哀求。張秘書回頭看了他一眼，慕地想起先前老鄉農向他叩頭求援的一幕。

三

現在張秘書已經恢復了自由，坐在軍法處長程之福的休憩室的沙發裏。室中高懸着一盞有絳色紗罩的電燈，照耀得那四壁的裝璜和室中的陳設，格外顯出都麗堂皇，張秘書在這倒安樂自在的小房裏，也忘了在第八號中腳鐐手鐐，席地而坐的侮辱，他正幻想着所以能夠恢復自由的緣由，在他自己的再三揣擬，一定是好友程處長爲他洗冤的，不然，那四個兵士爲甚把他押到這房門口，便卸下他的鐐考，請他往裏面坐呢？

門帘掀動，矮小的程處長，口啣雪茄煙，笑容滿臉的走進來。

“啊，老張，累你吃苦不小！”程處長伸出手來緊緊地握着張秘書的手，又繼續說：“事情真來的突兀，朋友，請你原諒我剛才知道你受了冤。”

張秘書感激得說不出話來，只是苦笑一下。他鎮靜着自己感情的激發，纔慢慢的說道：

“究竟爲了什麼把我拘留起來？他們說我洩漏軍機，總司令親自下密令逮捕我的，你知道有這麼回事嗎？”

“那裏說起！不過是X黨人故意的告密罷了。假如你真的洩漏了機密，我還能保得你恢復自由嗎？——不過總司令雖然准我保你出獄，他還是不很信任，我已經代你聲明你曾經很願意把令妹妹嫁給總司令，那裏會忽然做出通敵損害總司令的事情來呢？他聽我這話，方肯毫不懷疑的准我作保，現在問題就在你怎樣強求令妹允許嫁給總司令！”

“怎麼？我不是老早就告訴你，我妹妹是不願意與軍政界任何大人物結婚的，更何況要她做姨

太太？”

“老兄，你太蠢了，有關係性命的事情，我不是這樣代你答覆如何能够解你的圍呢？——你要知道，總司令自第一次見了令妹之後，一直到如今，還是念念不忘呀！”

“婚姻是當事者自身的自由，我怎麼能够強迫妹妹選就司令的深愛？——我們相交多少年了，你難道還不知道我的一切嗎？我受了不白之冤，蒙你老兄洗白，我萬分感激，但要我強迫妹妹做人家姨太太爲條件，我未免太不認識我了！”

“你何必這般固執？王總司令又不是過去的舊軍人，他是一個爲主義而革命的軍事領袖，他並不把令妹當姨太太看待，我告訴你，他的的確確對於令妹深深的有了戀愛！”

“無論如何，我總不能爲了我自己，強迫妹妹去和一個她不相愛的人結婚，我又不是真的犯了軍紀，難道爲了這種不冤不白的莫須有罪狀，就肯

拍賣我的人格，出賣我的良心嗎？朋友，請你原諒我，明天我當親自去見總司令辯白是非。”

“你不要以為這是小事，關係你的性命呀！我對你再講句老實話，假如你能做到令妹一定可以嫁給總司令的地步，不但你這次的冤枉可以一筆勾消，而且還有一件重大的關係！”

“什麼重大關係？”

“總司令久不滿意現在的周總參議，假如這件婚事他如願以償了，他馬上要調我做參議，調你做軍法處長，要把司令部好好整頓一下。他現在為着戀愛的關係心猿意馬，那裏有興趣管到整頓的問題呢，你想不是一件關於革命的重大問題嗎？”

“老程，你怎麼忽然變到這個樣子？你的意思好像只要我的妹妹肯做他的姨太太，我們便可升官發財了！我們還是青年，雖然目下革命的環境不很好，但無論如何，我們總不能像那些腐化分子上媚下吹，跟着人家做升官發財的夢！”

“怎麼？你這般氣憤填胸，好像我解了你的圍，有不是之處了！——老兄，你曉得現在環境的險惡嗎？前線敵人着着取勝，後方天天有X黨人搗亂，我們還不該及時發展我們的才能，為黨國努力一點嗎？何況你自己遭了不白之冤，生命都在危險中！”

“不懂你說的什麼話？我們要革命，難道一定要擺取高官的位置嗎？——朋友，X黨的所以能夠與我們搗亂，就是因為他們的工作，能夠得到民衆的信仰，聲勢當然一天天的超過我們，現在我們多數青年，正如你一般只問個人地位的高卑，不去聯合民衆共同努力，所以危機百出！”

“你怎麼啦？我沒有工夫同你作革命的理論，你究竟要不要我保你的性命？”

“朋友，我只曉得是與非，不能犧牲我的良心，苟全一切！”

“好罷！”

程處長似乎發了大怒，把雪茄煙尾用力“撲

刺，的扔入痰盂，把頭轉向門口，高聲喝道：

“進來！”

於是四個武裝的兵士恭恭敬敬的走了進來。

程處長又沉下臉來對張秘書苦笑道：

“老兄，那麼只好再煩你帶上這個東西，到拘留所裏去吧！”他一面說，一面指點着兵士手裏握着的腳鐐手铐。

四

第二日下午十時光景王總司令正在軍事辦公廳坐着，低頭細看日省陸總司令的來電，那電報上是載着出人意外的消息，就是陸總司令已經與敵方史將軍和議，不久要通電與史將軍合作，一致打倒X黨，重行組織合作政府，他希望王司令也一致主張否則他要幫同史將軍會政W省。

王總司令看了這個電報，還在不知如何解決目前的大問題，軍法處長程之福恰巧來了，兩人便

開始商酌這個黨國大事。程處長道：

“目下X黨猖獗不堪，正是弄得民不聊生，史將軍又與陸總司令合作，我們的力量益發不够對付，好在目前革命的對象，首先是打倒X黨，爲了民衆的幸福起見，我們當然與陸總司令一致主張，未知道總司令尊意如何？”

程處長說得斬釘截鐵，王總司令聽了，却很感動，覺得程處長不愧少年英俊，真是一個革命先鋒，不禁含笑點頭。

程處長見總司令已有八分接受他主張，益發得意，繼續說道：

“我相信周總參議的主張就與我不同，他一定是不主張合作！殊不知革命的策略，也和作戰一樣，要知己知彼，方可佈陣取勝。”

王總司令把右手拍着棹面，高聲道：

“對——！我決意也通電合作！”

“對，總司令，我看你還得召集總參議，參謀長

各處處長，大家討論一下，我個人的拙見究竟不可輕信，我不過陳述意見，給總司令做個參攷。”程處長忽然面色莊嚴起來，柔聲和氣，對王總司令很謙卑的說着。王總司令聽了，倒引起了許多煩惱長嘆一聲道：

“得啦！我自己決定了，什麼總參議，參謀長，還不是都聽我一人的主張。不過這個主張合作通電，倒要請秘書長親自動手，這樣纔能把內容寫得理直氣壯。”

程處長這下纔心滿意足，自慶剛才幾句有曲折的談話，深得總司令的重視了。便又笑着臉對總司令道：

“張秘書被捕了！”

“爲什麼？”王總司令倒與了一驚。

“他有通敵嫌疑，聽說洩漏軍機。”程處長鄭重其事的宣佈他的罪狀。”

“有證據嗎？誰告發的？”

”當然。——我現在完全明白他阻止他的妹妹和總司令發生戀愛的關係了！程處長把嘴湊上王總司令的左耳邊。

”什麼關係？”王總司令又是一驚

”.....’

”呀，原來如此；但是什麼方法使得他的妹妹到手呢？”王總司令也說得很低。

“.....這樣就行了，你以為如何？”前幾句話簡直說到別人聽不清楚。

“如果她也不怕，怎麼辦呢？”

“哈，總司令你不知道女子的心理！”程處長以為他的密計無有不成功。

“那麼，你去包辦吧！”王總司令迷花着眼縫，心頭有些癢孜孜了！程處長告別了王總司令，一人得意洋洋的去擺佈第二步計畫了。

秋日的斜陽，射上第二拘留所的屋頂，微弱的

餘暉，映入第八號窗櫺，囚徒黃天星正在義憤填胸勸那張秘書不要悲傷，他說：

我們的精神是被壓迫階級的一線燈光，我們的命運是時代犧牲者。

第八號裏的囚徒，沒有一個不被他這位亂黨說得感動，“死”字在他們心中：成爲金光閃爍般的光榮：祇有那位老鄉農念念不忘他家裏的瞎子老婆，和不知下落的東家三少爺，黃天星說的什麼，他也聽不清楚，向曉得昨天求張秘書替他討情，已經有五分絕望。

一九三一，一，十三夜

情書一束

那天女的忽然接到這樣的一封信：

吳：

我愛你，你愛我嗎？

你說我無禮嗎？不！你愛我亦請你答覆我一句
這件事情很簡單。我在這兒等着你的信

李，八，八，

她拿起筆來就覆了一封信：

李：

信到。我絲毫不駭怪你的問。但我要先問

你：

1. 你爲什麼要愛？

2. 你爲什麼不愛上了他人而獨愛上了我？愛我？愛我的什麼？

……答覆我，這事情很簡單，我在這兒等着。

吳，八，九，

他的覆信。

：

你的信使我快樂。讓我來答覆你：

1. 因爲我近來需要愛，我在日常的鬥爭中和事務忙碌中時時都感到一種生活上的一種寂寞，和乏味，所以因此在我的性情上也就生出不耐煩，急燥，的毛病：我的意識雖然很確定，但是我的情感却是常有引我墮落下去的危險，所以我要求助力，

朋友雖多，但我的助力，是另外的一種，我要的是女人的助力，從生命上得到一種推助的助力，自然，你知道我這種要求並不是資產階級的享樂主義。

2，我愛你就是因為你的勇敢的爽直的態度，你的風姿是你的整個內在生命的表現；我愛你，因為我相信你一定給我以一種向前的推助的力量，你能够做我的鬥爭上的伴侶。

願你能幫助我，讓我們一道走。

李，八，十日，

她的覆信是：

李：

你說得狠對。

你要我幫助，我亦要你幫助，爲着這個所以我們要愛一個生命向前走不如兩個生命合在一起來向前走，兩個生命合在，起來向前走不如整千整萬的羣來的生命合在一起來向前走，所以我們的

愛應該建築在這整個的生命的機構上，我們的主義就是我們的愛的基礎。

明晚九時一刻請到p路口P 工廠的門口等我，我要同你作一次長談。不要爽約。

吳，八，十日，

... ..
... ..

兩個多月過了，吳又接到了他從遠地冒險寄來一封信。

親愛的：

我到這裏已有三個星期了，我在途中幸而逃過了警察的眼睛沒有什麼麻煩。我很忙，我由早上五點鐘到晚上十二點都從來沒有過休息，每天往返至少要八十里路，但雖然這樣忙，我却絲毫沒有覺得辛苦，只是痛快！痛快！痛快！

我本來想寫信給你，但這農村裏真窮，有時找到了紙就沒有筆，找到了筆就沒有紙，所以不能寫

，而且也無從寄。

我同你同居雖然不過只有兩個月，而且在同居的當兒大家都很忙的有事，但是你所給予我的印象却異常的深刻！

我還記得我們最初約會的一夜，你靠着我的手臂重述你過去的慘痛的生涯，你說你怎樣脫離了家庭跟着心愛的人飄流了許多地方，你又說你怎樣受了人家的殘酷待遇而跑到革命的軍隊裏做了女革命軍的一員，以後革命的情勢改變了，眼看着一般的革命者逃亡的逃亡，解散的解散，槍斃的槍斃，投降的投降，而你又怎樣無家可歸的流落在漢口，九江，重慶，成都之間賣唱，而你的身體與靈魂又怎樣的受着無恥的人們蹂躪！唉，我親愛的人啊，我從你的眼睛裏早已讀出了你這曾經了幾許困難的慘痛的靈魂！但你這些肉體上和精神上的瘡痕不特不會使我嫌惡你。而且還格外使我愛你，崇拜你，惟有這樣的難堪的痛苦才能煉成你鋼鐵

般的意志，而走到我們的隊伍中來！我們對於這些
困因我們，束縛我們，壓迫我們，的制度還有什麼
話說呢？我們唯有憎恨牠，攻擊牠，消滅牠！同牠決
死！恕我，我又想起我起程來這兒的那一天了，那
時我接到一封命令出發！我馬上就出發，你還在開
會，大家都是很匆忙的，你聽到我要出發了，就特
地跑出來送我，我們相對立的石像般站在那兒，沒
有像古英雄般慷慨悲歌沒有像古詩人般吟什麼美
人如玉劍如虹的詩 我們只是多多地握了一握手，
眼對眼看了一眼，於是你頷聲說了一聲再會就走
進去了。我一踏出門，一個巡夜的警察正在我們的
門口走過，他向我鋒利地閃了一眼！啊，吳，這就是
我們的悲壯的別離之夜！……我現在來到此地
了，唉！我所負的責任是多麼困難啊！但我要幹，是
的，我們的愛是建築在這個整個的機構上的，你的
愛原就是拿來做我們實現這種理想的動力的，我
不敢不負起這重大的責任，不能不負起這重大的

責任！每當我做工作做到累得要死時候，我就幻想想起我們人種的未來的光榮，和你的莊嚴的微笑。

好了，我不能再寫了。我這封信是抽來半個鐘頭空寫的，你不要嫌我拖泥帶水寫了許多過去的事啊。因為明天L要回到你那兒，們以特托他把這封信縫在他的襪底裏帶給你。

李，十一，二日，

吳：

你猜我現在在那裏呢？我已來到一座毛廁隔隣的一座稻草棚裏來了。外面風聲緊得很，所以我藏在這裏做事，已有十多天沒有出門了。

現在我們的時機已經到了，我們一次，二次，三次去請願，都請不到什麼結果，最後他們竟開起槍來，殺死幾十個人，現在全省的民衆都左傾到我們這邊來了，但我們現在還不能下發動的命令，因

來有五個兒子，一個女兒；其中有三個兒子去當兵，兩個兒子留在家裏，後來那三個兒子都戰死，那最大的一個是才升了營長沒有一個月就打死的：去年他們此地忽然來了一師多人，據說就是他的大兒子曾做過營長的那一師，因為要徵收給養就同這一些農民衝突來，結果這一師人雖然退走了，但他的兩個兒子也給軍隊打死了，現在他們兩個只靠着他們的女兒在城裏做雜工賺錢，每月寄十五元回給她的父母！前天兩位老頭子還對我說，如果他的大兒子沒有死，他的那兩個兒子那一定不會死的，或者還有官做，都說不定，說完的時候，他從老眼中滾出兩行眼淚滴在他那疎疎落落的蒼白的鬍子上。啊，這可憐的老人，他從搖籃到墳墓，他都還不曉得這周圍的世界是什麼世界！但是現在他的時代已經變了，一般青年農人已經在我們的旗幟下開始了鬥爭了，啊，我憎恨這個老農同時我亦可憐他！

我今晚十一時因為約了一個人來這個郊外的精植邊報告消息，所以又走出來，月亮很清，時候還早。來的人沒有來，所以我就借着這神龕上的油燈和月亮的光影來匆匆地寫完這封信。啊，可愛的吳蔚，你看那死冷般的月亮正照耀着那燈火輝煌的都市，中世紀的城牆在月下都還顯露着一些兒荒涼的遺跡！這其中富家兒正左擁右抱的在那裏荒淫無底呢！但不久這個荒涼的死城就又要吐出了一陣震撼着全球的紅焰了！

或者這封信到達到你的眼前時，我們的消息或失敗或勝利。你都已經知道了。請你不要念我罷，我不是在這火光中獲得我們的勝利，那我就惟有在這火灰的餘燼中埋沒我的身體。

啊，火！火！火！美麗的火；

你不葬了我的敵人，那就請你前來葬我！

好了，我不能再多寫了，請催他們即刻接濟我們罷！

李，十一，廿一日，

親愛的吳：

我現在已經是同蒼蠅般給強暴者拿到他們的手中來了。

昨天我已給他們判定了死刑，但你不要哭，我一毫都沒有什麼痛苦！死本來早已在我們的料想當中的，革命的工作本來不是我殺死人就是人殺死我，這還有什麼……？他們要殺我，我一毫也不懇求他們的仁慈！

死了就是死了，構成我的物質依舊在空間中不絕的流轉；但不死才辛苦啊，我在這兒住了五天，看不見太陽，陰沈沈的看得見的只有冷冷的鐵柵，卑濕的地低牆，糞潑，破絮……和所聞得見的惡臭！半夜忽然聽得見同室的囚人大聲的在暗中呻吟，明天起來才知道他昨晚曾用碎磁挖破了自己的肚皮圖謀自殺，但結果還是不能死，只可以

在暗中看得見他流出來的一大塊鮮血，聽說腸已流出來了。啊，我真不相信人類進化了四五千年間竟還有這樣的悲慘的景像，……！所以我覺得我已不能活動，我就不如早死，我實在受不下這樣的比死更可怕的悲慘！

昨晚我一夜都沒有睡，我閉目靜思着：死了就是死了，構成我的物質一定依舊還在空間流轉着，我的將來的骨灰或者還會要很得意的飛揚空際。但我理智上雖然是這樣想，可是我總是覺得鉛塊似的塞着胸口，我總覺得好像有什麼一回事，我氣悶不過張開口長呼了一陣氣，但依舊仍不能吐出胸頭的鉛塊，於是我站在窗口望了一望，我覺得窗外一列列的房門都好像擺着死人張開着的口，我不忍再看。我就倒身在禾稻裏，我沒有我已進到墳墓裏了，但我不能睡，把身子伸了又伸，不絕的睡着口涎，啊，我做什麼，我這些舉動有什麼意思，難道我怕死啊，我不曉得！……

守監的人很好，我對他說了許多我們的話，我把我袋子裏所有的錢都給他，他很感激我，有一次他竟感泣起來，在他的赤紅色的大眼裏滾下兩行白淚，滴在稻草上，他說，你們真是好人，我不是因為有我的老母親，我都一定要着你們幹啊！唉，親愛的吳，的確的我在慘淡的燈光中我看出他的忠誠的面龐，他的靈魂的確已給我這臨終的已決囚所感動了！你看，我雖然死了，我豈不是再生出了一個來麼！唉，我們是殺不盡的，這是我在未死之前所感得到唯一的安慰！

... ..

我是一個唯物論者，我不相信什麼靈魂不死，但我們的組織却因為客觀的環境的需要，是不會因為我死而消滅，而且她還要得到更偉大的進展，我相信着。

至於我們的愛，我是不相信牠會永久的。我已沒有了，你還愛我做什麼？但至少在我未死之前你

是愛我的，我相信着！不過，親愛的吳，爲紀念我們的愛而格外繼續努力罷，我希望你不碰見光榮的末日，就到壯美的勝利！

多謝獄卒，他借紙筆給我，使我能寫這一封信給你，我心裏雖然有很多話要說，但提起筆來却一句寫不出，胸前的鉛塊，依舊塞在心頭，手作着不自然的戰慄，啊，臨死的人大概是這樣的罷？

... ..

你不必趕來看我，恐怕你趕到這兒時，我那掛在旗桿上的氣淋淋的頭已給太陽晒乾了，我的生前的一點點的熱血也都給那塵土吸乾了！你不要來！你要做你的事！

海沒有什麼好寫了……我沒有過去的歷史，我的過去的歷史就是整個的機構的歷史……

完了！！！！

... ..

... ..

那天吳讀着這封信，她的手顫動着呆看着紙她的眼睛飽含着兩點淚，一會她用手掩着臉，全身都抽動着。

一刻鐘之後，她就提起筆來寫了下列的幾行字。

死同生有什麼分別？——一樣的。

不過整個的情構却因為你的死減少了一分的力量！

你死了，你不存在了嗎？但你的印象却還在我腦筋中活着，我要紀念你，我每天要拿出五分鐘來報告我想像中你以我一天的工作。

不僅是我，就是整個的團體她都要紀念你，因為你是最努力工作的一員！

整個的現代的文明是數千年以來奴隸們的骨格支架成的，這數千年來的進化之路更鋪滿了最偉大的人們的血跡，我們不能吝惜你的血，當然我們也不能吝惜我們的血！啊可愛的鮮紅的血啊，你

是我們愛的証人罷！

啊，我們的血何時才可以交流在一起啊，我們的熱情的火把何時才可以照徹這黑暗沉沉的地球啊，唯有那大火蝠蝠，熱血沸騰的時候才是我們的最光榮的時候！等着，等着，……

我想哭，但我不能哭，不能哭！不能哭！！

.....

.....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四月付印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四月出版

版權所有

離婚一册

實價大洋五角

著者 潘 漢 年

印刷者 郁 文 書 局

發行者 郁 文 書 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郁文書局

